

郡國利病書

十六至二十



郡國利病書卷十八

王象恒東南賦役獨重疏



據四府冊開每歲漕糧正改兌并耗米共一百五十三萬一千九百七十八石八斗一升零白糧及耗脚夫船及王府祿米共二十七萬七千七十二石八斗八升零南糧并耗脚等米六萬四千三百九十一石二斗零軍儲存留恤孤等米一十二萬三千八百三十二石三斗七升零此四府本色之槩也而本色三梭濶白布疋共三十二萬二千七百七十四疋猶在外矣金花銀三十六萬五千一百三十九兩零京邊銀二十七萬一千

六百七十一兩零輕賣過江米折蘆蓆等銀一十六萬九千六百七十餘兩南北等部馬價牲口藥材四司料價等銀七十萬五千五百五十餘兩此四府折色之槩也而加派遼餉銀二十一萬一百五十八兩五錢零猶在外矣以地畝言之蘓松四府田地山蕩共止二十三萬三千五百八頃六十八畝零以畝計之上等之田每畝該納本色米一斗八升二合仍納折色銀一錢二分七厘五毫中等田每畝本色米一斗三升六合仍折色銀一錢四厘零下等田每畝本色米六升三合七勺仍折色銀六七分而一切使費起剝之若又難計算此四

府每畝田租之槩也夫宇內之賦多者每畝八九分少者四五分甚有二三分者有如四府之重者乎人止知江南錢糧之多欠而不知江南止完及七八分已與宇內之重者相等矣江南止完及五六分已與他處之輕者相等矣况夫織造之傳奉衛運之更番水陸之衝沓江海之防禦種之煩費不勝驛騷乃遼餉之供猶一例派徵加而又加故重而又重自今不為斟酌將何底止臣所以為民請命者不敢誣見年惟正之數但就中量為減省有三焉一則積逋之當盡免也臣查 恩例四十一年以前者免矣後有加派一年免帶徵一年之

君國利病書 卷一
例恩非不溥然而不免者亦何能完也小民辨見徵猶
苦不給况猶完累年之帶徵乎此奸猾者且以撓之一
欠也并見徵者而亦拖之矣自今以當年見徵依期完
納為主而以前年分除已徵貯庫者起解外餘止帶徵
一年或二年其遠年必不能完者盡蠲之一則加派之
當漸減也自遼事起加派三次共每畝銀九厘海內皆
然江南豈敢獨少獨是他處賦輕即稍加猶不覺若江
南即不加而額已數倍他省矣乃又從而增益之蘓州
則八萬三千六百六十餘兩矣松江則三萬八千二百
二十餘兩矣常州則五萬七千八百三十餘兩矣鎮江

則三萬四百餘兩矣其加與他省同也而原額之重則
與他省異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也故加派當急
減也一則改折之當款議也南京次白粳米六千石或
全折或半折原有定例每石加耗夫船共有八斗貼後
銀一錢是一石另有一石之費矣此項例每石折銀七
錢以平米一石零五錢算數正該一石四斗此外六斗
皆係浮額總計多去三千六百石矣前已奉文改折三
年恐此後又派本色仍增賠累是當永折以省耗費南
京各衛倉糙粳三萬九十四石五斗此項原供各衛軍
糧向雖例派本色各軍仍是每石六錢折去則何不即

以六錢解而使小民得省毫厘也南京犧牲所菜豆六
百石此項本非本地所產俱以米代運若每石亦折六
錢解京買豆則每石得省耗脚五升况南京豆商湊集
買豆甚便先年亦有改折之例乎且若遞徵本色勢必
愈點糧解歇家衙役之費又難指計是當照款議折不
再計而可決者又如此京絲折絹一萬二千五百五十
五疋每疋價銀六錢五分墊銀一錢共七錢五分復因
交納本色煩費增至一兩二錢似應照舊例每疋解銀
六錢五分同京邊交部可省民間扛墊無筭又齊頭稻
艸數雖無多例僉民解京有掛號收納等費每正銀一

兩即編扛銀一兩而解戶每名仍賠費不貲况稻草止
封冰窖需用非急而都中有銀則稻草獨不可市買乎
嘉定田少地多額派布九萬五千五十疋太倉崑山共
四萬四千九百五十疋武進宜興各二萬疋華亭上海
共十萬七千八百四十九疋青浦縣二萬四千二百九
十五疋後來不能全完若從臣前疏量免三分之一改
折十分之半亦官民兩便之策也又若弓箭弦條硃蠟
漆油之類每一委解至京多串同內監以濫惡充數鋪
墊苟至無不收又何不折之使公帑得寔用地方省買
辦也此改折又所當亟議也八月十八日奉 聖旨東

南民窮困可念但內府錢糧多係舊例着照旧行飭着
該部知道

四年五月撫按題水災疏 內稱嘉靖七年災傷蒙
允將本年起存錢糧盡行蠲免稍輕者照依分数勘寔
即便停徵或量為折徵三十三年災傷蒙 允將本年
存留錢糧盡行蠲免起運額派大半改折復將本色及
三十二年以前未完起存停徵又將 內府糧銀賑卹
四十年水災蒙 允將本年兌軍糧米民運白糧盡行
改折宗人府米折并京庫草折布絹等銀俱准停徵
仍將鈔關船稅及各府引價事例等銀俱留賑濟萬曆

十年水災蒙 允將本年起運漕糧并南京各衛倉糧
改折又留閏稅并各府事例等銀賑濟十七年災傷蒙
允將本年起運漕糧盡數改折內停徵五分見徵五
分餘宗人等府衙門俱准停徵又蒙專差科臣楊文舉
賫銀三十萬兩賑濟三十六年水災蒙 允將本年
起運漕糧盡數改折其餘各項俱分別停徵又於山東解
進內帑留銀五萬兩差官解賫賑濟蘓松四府又 欽
准浙江鹽課稅銀撥一半賑濟災民

東南之米有軍運有民運軍運以充六軍之儲民運以
供百官之祿也夫軍運以十軍僅運米四百石或五百

石民運以一民而亦運米四百石或五百石軍運以軍法結為漕法一呼百應人莫敢犯民運以田里小民供役遠道語言鄙俚衣服村賤人之得而凌之軍軍經各該衙門無抑勒需求民運經各該衙門動以遲違情由問擬工價并諸雜色使用每一處輒費錢十五六兩少亦不下十兩軍運過洪閘一錢不須且洪天閘夫共與挽拽民運每過一洪用銀十餘兩過一閘用銀五六錢所過共三洪五十餘閘而費可知矣其最苦者船戶皆江淮奸民慣造此船裝載白糧一入船其驅使糧長不啻奴隸每日供奉船戶及撐駕夫不啻奉其父母蓋糧在船中即糧長身家所係吞酸忍氣曲為順從勢不得不然也其最所畏者軍船凌虐豪惡之軍故將已船撞擦微有損傷即便蜂攢民運之船百船挾詐不厭其欲不止也此其苦之在途者至入京攬頭之需索入倉交納之艱難又有不可勝言者凡充是役鮮不傾家為今之計宜將白糧併運軍順帶使民出所有以益軍軍出餘力以代民

田地

宋之田有曰公田為充進每畝起租上自一石五斗下

至七斗一升四合按宋史涼化中田制為三品膏沃而

上冊瘠而無水旱之虞為中品境瘠復患水旱者為下品

無若是曰園田傍江湖水淺租四斗或三斗曰沙田自民

漲地理為田租三斗或二斗曰成田民墾耕草納糧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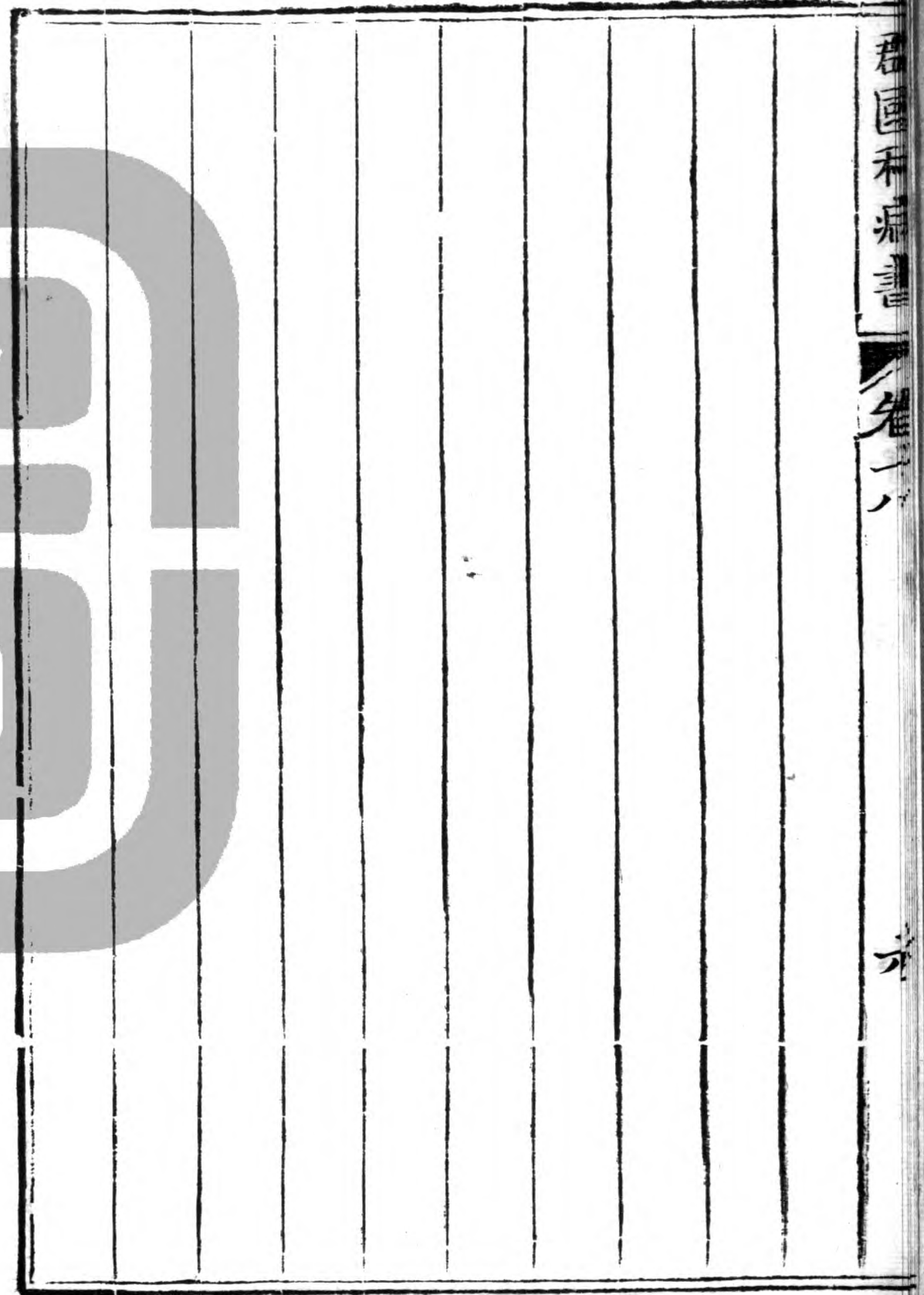
斗曰營田種官用空閒租四斗或三斗二斗田職田給

文武官養廉文上自八斗七升下至六斗三合五勺附錄

地民佃耕種上自八斗七升下至六斗三合五勺宋附錄

百六十八唐制吏得職田供祭祀六縣通管六方六百

察權知錄司理司法司戶監糧料院監糶納倉監都稅



監在城稅務監贍軍庫監都酒務句排岸司巡轄司
 總管路銓添差路銓一廂官北廂官北廂官黃姚押袋各
 鹽司提舉文臣支鹽場監江灣鹽場監南鹽場各
 押袋官監黃姚鹽場監江灣鹽場監南鹽場各
 知吳縣事三百石知常熟縣事三百石知崑山縣
 事四百石知嘉定縣事一百五十八石各
 簿尉及巡塘官巡檢司監酒務監稅務以下各
 則平江路達魯花赤提官各一員每員田八頃同知治
 中府判推官經歷知事提控案牘照磨承發架閣蒙古
 教授兩醫學教授錄事司達魯花赤錄事判各
 吳縣長洲二縣達魯花赤縣尹每員職田二頃縣丞
 尉典史巡檢各有差崑山常熟吳江嘉定四州達魯
 赤海道都漕運萬戶府達魯花赤正萬戶副萬戶各
 知事照磨奏差通事驛吏鎮撫千戶達魯花赤正千戶
 副千戶止有祿米無田國初蘓州衛太倉衛指揮僉事
 亦有撥賜田歲收米曰常平田係斷沒曰義役田出鄉民
 一百六十石今無收米曰常平田係斷沒曰義役田出鄉民

保正差曰社倉田官買民田歲儲備荒者曰局官租田曰養濟局
 後者曰居養院田皆養鰥寡孤獨老幼殘疾者曰因糧田官發以充曰
 田曰居養院田皆養鰥寡孤獨老幼殘疾者曰因糧田官發以充曰
 沒官田乃斷沒各租甜高下有差高者不踰一石五斗
 下至二斗

元之田則有圍二縣四州共計八千八百二十九圍吳
 縣九百一十七圍長洲縣一千七百八十八圍常熟縣
 一千一百一十一圍吳江州三千三百六十八圍崑山
 州一千六百四十五圍嘉定州一千一百一十圍延祐四年
 行經理之法悉以上中下三等八則計畝起科
 國朝洪武初七縣官民田地共六萬七千四百九十頃

有奇官田地二萬九千九百頃有奇起科凡一十一則
 一則七斗三升一則六斗三升一則五斗三升一則四
 斗三升一則三斗三升一則二斗三升一則一斗三升
 一則一斗一則五升一則三升一則一升
又功臣還官田開耕田俱
 各官田重則有一民田地二萬九千四十五頃有奇起
 石六斗三升者
 科九十則一則五斗三升一則四斗三升一則三斗三
 升一則二斗六升一則二斗三升一則一斗六升一則
 一斗三升一則五升一則三升一則一升抄沒田地一
 萬六千六百三十八頃有奇內有原額今科之分原額
 田起科凡六則一則七斗三升一則六斗三升一則五

斗六升一則五斗三升一則四斗三升一則四斗今科
 田自五斗五升至三升止凡二十八則崇明官田又有
 曰江淮田江浙田職田學院田俱科黃赤豆抄沒田有
 曰故官田江浙故官田沒官田俱稅米 弘治十六年
 一州七縣寔徵官民抄沒田地山蕩等項六九萬四千
 七百八十五頃有奇官田抄沒等項六萬五千三頃有
 奇民田等項三萬四千六百九十七頃有奇
吳縣官田
 千六百三十三頃有奇民田地等項三千四百七十頃
 有奇長洲縣官田地等項九千七百一十頃民田地等
 項三千七百九十二頃有奇學田一百一十四頃有奇
 縣官田地等項九千九百二十六頃有奇民田地二千
 二百二十二頃有奇常熟縣官田地等項八千四百
 十二頃民田地八千一十三頃有奇吳江縣官田地等
 項

項八千七百一十九項民田地等項一萬四千二百三十八
 頃有奇嘉定縣官田地等項一萬四千六百六十六項民田
 地等項四千一百六十四項有奇太倉州官田地等項
 六千九百項有奇民田地等項二千七百一十九項有
 奇學田四十六畝有奇崇明縣官田地等項二千
 二百四十八項有奇民田地六千七百五項有奇

稅糧

初錢氏國除田稅尚仍舊畝稅三斗
 命王贊為轉運使來均雜稅贊悉令畝稅一

斗至今
便之

宋初盡削錢氏白配之目遣右補闕王永高象先各乘
 遞馬均定稅數只作中下兩等中曰一畝夏稅錢四文
 四分秋米八升下田一畝錢三文三分米七升四合取
 於民者不過如此自熙豐更法崇觀多事靖炎軍興隨
 時增益始不一矣祥符間夏稅丁身鹽錢一萬六千二

百貫絹五萬四千四百疋紬二千七百疋綿四千四斤
 各有奇秋白粳米三十一萬三千七百石有奇元豐三
 年歲輸白布八萬疋苗三十四萬九千斛續二萬五千
 兩免役錢八萬五千緡皆有奇淳熙十一年苗三十四
 萬三千二百五十六石夏稅折帛錢四十三萬九千三
 百六十六貫上供諸色錢一百二十三萬一千二百八
 貫各有奇寶祐初苗額二十八萬八千六百石有奇五
 年增為三十萬三千三百八十石為定額官民之害如
 年郡守程元鳳以事故之此始景定元
 數具奏免徵民賴以蘇自後歲定徵稅管三十五萬
 六千五百貫関子苗米二十八萬三千九百石續管二

萬三千三百石贍軍米九千四百石各有奇按宋史紹興十一年

左司員外郎李椿年言平江歲入昔十七萬有奇今按籍雖三十萬解然實入總二十萬耳

元延祐四年夏稅絲二萬二千四百斤秋租糧八十八

萬二千一百石輕賚二千二百錠所入與宋倍蓰

國朝洪武初夏稅絲二十五萬四千三百兩大麥正耗

一萬一百石小麥五萬一千八百石荳一十七石菜子

二十七石糧糙粳米九十四石錢鈔一萬九千八百貫

各有奇秋糧正耗二百一十四萬六千六百石黃荳二

千七百八十石各有奇花椒八斤七兩五錢 弘治十六

年夏稅絲三十二萬八千四百六十兩有奇吳縣三萬五千兩長

洲縣九萬九千兩崑山縣三萬四千五百兩常熟縣六

萬三千九百兩太湖倉州三萬五千三百兩嘉定縣四萬

奇吳縣三千四百石長洲縣一千八百石崑山縣一千

定縣五千一百石太湖倉州三萬二千石吳江縣二千九百石嘉

二百石崇明縣一萬三千石各有奇鈔二萬一千九百

六十三貫七百七十二文崇明縣秋糧正米二百三萬

八千六百四十石連耗米共三百五萬六千一十四石

各有奇吳縣一十三萬四百石長洲縣四十一萬七千

二十九萬八千一百石嘉定縣二十八萬八千四百石

太倉州二十一萬三百石崇明縣二萬四千四百石各

奇有 按洪武初官田重額止於七斗三升而今民間乃有一

石三斗一石六斗或二石者蓋莫知其所始豈所謂抄沒官田者乎固非定則也且洪武中正耗不過二百一十四萬然猶屢下寬貸之詔洪武四年中書省宣使張彬貴詔開讀免過秋糧二百四十二萬六千八百石有奇六年八月奉旨今年三四月間蘇州各縣小民缺食曾教府縣鄉里接濟我想那小百姓好生受原借的糧米不須還官都免了七年中書省割付奉旨體知蘇州松江嘉興三府百姓每好生缺食受今歲夏稅合納的絲綿錢麥寺物盡行蠲免德省便出榜去教百姓知道有司糧長毋擾得科永樂以來漕運愈遠加耗滋多乃至三百萬石宣廟深憫斯民之困特下詔捐減官田重額知府况鍾又累疏奏減七十餘萬吳民賴以稍甦然民間重額今猶未盡除豈當時有司不能奉行詔旨之過耶宣德七年

節該欽奉勅諭但係官田塘地稅糧不分石額近額悉依宣德五年二月二十日勅諭恩例每田一畝納糧自一斗至四斗者各減十分之二自四斗一斗至一石以上者各減十分之三永為定制欽此凡宋元官田謂之古額

嘉定縣志言知府金綱奏稱額重文皇帝怒檻車徵至京師以死至宣德五年知府况鍾巡撫侍郎周忱復奏得請

嘉興府志金綱嘉興人洪武中為蘇州知府百姓苦官民田則不齊里胥為奸綱上疏請減重額得罪賜死天啟六年分崑山縣

人丁五萬一千三百六十五丁 優免一千一百一

十八丁 寔編五萬二百四十七丁

田地一萬一千一百七十頃一十三畝七分三毫

優免四百七十二頃五十八畝八分 寔編一萬七

百頃五十四畝九分三毫

佃蕩五百四十一頃八十六畝五厘四毫 里甲

銀通筭 均徭銀除優免筭

長洲縣田一萬三千二百六十頃

吳縣田山七千一百四十頃

吳江縣田一萬二千六百八十頃

常熟縣田一萬七千五百四十頃

崑山縣田一萬一千六百九十頃

嘉定縣田一萬三千二十四頃

太倉州田七千九百八十四頃

崇明縣田一萬一千三百頃

長洲縣平米四十五萬四千

吳縣平米十五萬七千

吳江縣平米四十三萬八千

常熟縣平米四十一萬八千

崑山縣平米三十六萬九千三百

嘉定縣平米三十七萬八千

太倉州平米二十六萬二千
崇明縣平米三萬二千不起運

萬曆四十五年分

太倉州

戶口人丁三萬四千七百五十三丁內除優免人丁一

千九百九丁寔編徭里人丁三萬二千八百四十四丁

每丁科均徭銀一分六厘九毫二絲五忽六微八纖里
甲銀一分四毫四忽一微一纖八沙九塵七埃七渺二
漢

田八千六百八十九頃七十二畝七分八厘四毫 蕩

塗一百四十二頃五畝九厘九毫 已上二項田蕩塗

共八千八百三十一頃七十七畝八分八厘二毫內除

優免均徭田蕩塗五百三頃一十四畝五分寔編徭里

田蕩塗八千三百二十八頃六十三畝三分八厘三毫
每畝科均徭銀八厘四毫六絲二忽八微四纖里甲銀五厘二毫二忽五纖九沙四塵八埃八渺六漠

垣荒公不寺田蕩一百五十五頃六十一畝七分九厘三毫舊例不科

寔編均徭銀七千六百四兩二錢九分六厘五毫九絲

六忽六微六纖六沙七塵內扣小盡銀六十三兩四錢八分五厘五毫五絲四忽八

微四里甲銀四千九百五十五兩九錢一分八厘二毫

三絲三忽三微四錢

長洲縣

戶口人丁一十四萬八百九十九丁內優免均徭人丁

五千六百一十一丁寔編徭里人丁一十三萬五千二

百八十八丁每丁科均徭銀二分三毫四絲二忽一微七沙四塵九埃七渺六漠里甲銀一分四

厘五忽五微六纖三沙三塵

額徵田地一萬二千二十四頃三十二畝五分三

厘三毫內優免均徭田地一千二百六十六頃三十六

畝七分九厘寔編田地一萬九百五十七頃九十五畝

七分四厘三毫每畝科均徭銀一厘七毫八絲七微二沙四塵九埃七渺二漠里甲銀四厘六

毫六絲八忽五微二纖一沙一塵

額徵山蕩九百五十七頃三十二畝九分九厘七毫內

優免均徭山蕩二十三畝三分六厘八毫寔編山蕩九

百五十七頃九畝六分二厘九毫 每畝科均徭銀三厘二毫九絲三微五纖

二沙二塵四埃九渺六漠里甲銀二厘三毫三絲四忽二微六纖三塵五埃

寔編均徭銀一萬五百兩一分六厘五毫三絲八纖七

沙八塵三埃二渺 內扣小畫銀六十七兩三錢七分里二厘二毫二絲四忽八微二纖

甲銀七千九百四十五兩八錢四厘二毫九絲三忽三

微四纖

吳縣

戶口人丁一十萬九百六十九丁內優免均徭人丁二

千三百一十八丁寔編均徭人丁九萬八千六百五十

一丁 每丁科均徭銀三分二厘五毫四絲九忽八微八纖二沙七塵里甲銀二分一厘四毫七絲八忽二

微三纖五埃一漠暫編銀一厘九毫九絲一忽三微一纖九沙

原額田地四千九百六十二頃五十六畝九厘七毫內

優免均徭田地三百九十二頃五十畝二分二厘寔編

田地四千五百七千頃五畝八分七厘六毫 每畝科均徭銀一分

八毫四絲九忽九微六纖九塵里甲銀七厘一毫五絲九忽三微四纖一埃六渺七漠暫編銀六毫六絲三忽七微七纖

原額山蕩二千五十頃七十六畝二分一厘三毫內優

免均徭山蕩六十七頃七十畝九分一厘六毫寔編山

蕩一千九百八十三頃五畝二分九厘七毫 每畝科均徭銀五厘

四毫二絲四忽九微八纖四塵五埃里甲銀三厘五毫七絲九忽六微七纖八渺四漠暫編銀三毫三絲一忽

七絲九忽六微七纖八渺四漠暫編銀三毫三絲一忽

江南 十六

八微八絨
六沙五塵

寔編均徭銀九千二百四十五兩三錢七分六厘五毫

二絲六忽六微六纖六沙七塵內扣小盡銀五十六兩

忽八微里甲銀六千四百五十五兩五錢八分五厘五

毫九忽三微四纖內扣小盡銀二暫編銀五百九十八

兩五錢二分四厘七毫五絲

吳江縣

戶口人丁十一萬九千五百六十三丁內除優免人丁

一千二百二十五丁寔編人丁十一萬八千三百三十

八丁每丁科均徭銀二分四厘一毫六絲八忽二微二

絨七沙三塵一埃九渺三漠里甲銀九厘八毫五

一絲二忽五纖一沙

田一萬九百六十七頃三十九畝三分一厘五毫內除

優免均徭田六百二十頃三十六畝五分寔編田一萬

三百四十七頃二畝八分一厘五毫每畝科均徭銀八

五沙七塵七埃三渺一漠里甲銀三厘蕩一千九百一

頃八十二畝四分一厘二毫每畝科均徭銀四厘二絲

六渺六漠里甲銀一厘六毫四

寔編均徭銀一萬一千九百六十一兩九錢二分五厘

九毫二絲六忽六微六纖六沙七塵內扣小盡銀一百

厘四毫四絲四里甲銀五千一十五兩九分三厘五毫

二絲六忽

常熟縣

戶口人丁一十萬一千五十一丁內除優免人丁一千一百五十六丁寔編徭里人丁九萬九千八百九十五

丁每丁科均徭銀一分二厘八毫一絲四忽五微八纖一沙三埃三渺四漠里甲銀六厘四毫七絲六忽五

織九沙五塵四埃六渺五漠

田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九頃九十畝二分六厘四毫內聽灘板荒田三百五十三頃三十一畝一分六厘又四十三四兩年申允新板荒田四十二頃二十畝一分二厘一毫寔熟田一萬六千四百三十四頃三十八畝九

分八厘三毫內優免田四百四十七頃六十七畝三分

七厘九毫寔編徭里田一萬五千九百八十六頃七十

一畝六分四毫每畝科均徭銀六厘四毫七忽二微九

毫三絲八忽二纖九沙七塵七埃三渺二漠地蕩七百四頃八十畝七分四

厘五毫內聽灘板荒地蕩九十七頃二十五畝二分九

厘七毫又高明沙三十七頃三十三畝五分二厘寔熟

地蕩五百七十頃二十一畝五分二厘八毫內優免地

蕩一項五十八畝三分八厘六毫寔編徭里地蕩五百

六十八頃六十三畝五分四厘二毫每畝科均徭銀三

四纖五沙二塵五埃八渺四漠里甲銀一厘六毫二絲九忽一纖四沙八塵八埃六渺六漠

寔編均徭銀一萬一千七百五兩四錢三分六厘五毫
九絲六忽六微六沙七塵內扣小盡銀六十九兩五錢七分六厘六毫六絲六忽八
織八里甲銀六千六十八兩二錢三分六厘一忽

崑山縣

戶口人丁五萬一千三百六十五丁內優免人丁一千
九十丁寔編徭里人丁五萬二百七十五丁每丁科均徭銀二分
二厘八毫五絲三忽九微三纖七沙八塵一埃里甲銀
一分一厘四毫三絲九微九纖五沙九塵七埃九漠
田地一萬一千一百七十三頃一十三畝七分三毫內
優免均徭田地四百八十一頃三十六畝六分寔編徭
里田地一萬六百九十一頃七十七畝一分三毫每畝料均

徭銀七厘六毫一絲七忽九微七纖九沙二塵七埃里
甲銀三厘八毫一絲三微三纖一沙九塵九埃三漠

寔編田蕩共五百四十一頃八十六畝五厘四毫每畝科均

徭銀三厘八毫八忽九微八纖九沙六塵三埃五渺里
甲銀一厘九毫五忽一微六纖五沙九塵九埃五渺一

漢寔編均徭銀九千五百兩三錢四分三厘八毫六絲
內扣小盡銀七十二兩四錢七分里甲銀四千九百四
三厘三毫三絲三忽六微一纖

嘉定縣

戶口人丁七萬三千三百四十三丁每丁准米六斗該
米四萬四千五石八斗田蕩一萬三千九十三頃五十
五畝八分八厘九毫平米三十七萬八千六百三十五

石五斗六升九合八勺內有處補未盡荒糧平未七十
 四石二升二合三勺三抄照例聽作緩徵外寔熟田平
 米三十七萬八千五百六十一石五斗四升七合四勺
 七抄丁糧共准平米四十二萬二千五百六十七石三
 斗四升七合四勺七抄內除優免人丁二千四百七十
 丁田蕩糧米一萬五千五百八十一石二升三合九勺
 寔編徭里人丁七萬八百七十三丁每丁准米六斗該
 米四萬二千五百二十三石八斗田蕩糧米三十六萬
 二千九百八十石五斗二升三合五勺七抄共准平米
 四十萬五千五百四石三斗二升三合五勺七抄每石料均

徭銀一分四厘七毫四絲四忽五微八纖一沙四塵四
 埃八渺七漠里甲銀七厘七毫六絲五忽四微一沙九
 塵三埃三渺九漠

均徭銀共該銀一萬七百一十兩八錢三厘六毫七絲
 二忽三微二纖九塵五埃五漠內除稅銀派刺等銀四
 千四百八十兩二錢二分五厘該編銀六千二百三十
 兩五錢七分八厘六毫七絲二忽三微二纖九塵五埃
 五漠內優免稅二百五十一兩五錢八分七厘一
 毫四絲五忽六微五纖四沙二塵五埃五漠
 寔編均徭銀五十九百七十八兩九錢九分一厘五毫
 二絲六微六纖六沙七塵里甲銀三千二百九十一
 兩四錢五厘二毫九絲七忽二微四纖四塵七埃六渺

六漠

崇明縣

均徭銀三千八百五十七兩九錢四分五厘五毫九絲九忽九微九沙八塵 里甲銀九百六十三兩五錢三分二厘九毫

天啟三年八月十八日應天巡撫周起元巡按潘為舊額守把僅止九員添設新銜已逾四倍謹循兵部選法宜通缺額宜定之疏仰遵 俞旨酌量定額事

計開

巡撫標營新設守備一員

巡撫中軍新設旗鼓守備一員

劉河遊擊標下新設把總一員

蘓松道標下新設中軍守備一員

太倉陸營新設守備一員

金山陸營新設把總一員

常鎮道標下新設中軍守備一員

常州府陸營新設把總一員

鎮江府新設遊擊一員

鎮江府陸營新設把總一員

永生洲參將營標下新設中軍把總一員

以上一十一缺俱議添設

蘓州府陸營新設把總一員

太湖營新設把總一員

蘓州水營新設把總一員

吳淞奇兵營新設把總一員

吳江新設把總一員

嘉定新設把總一員

南匯新設把總一員

寶山新設把總一員

松江陸營新設把總一員

松江水營新設把總一員

青村新設把總一員

青浦新設把總一員

上海新設把總一員

江陰新設把總一員

靖江新設把總一員

孟河新設把總一員

常州水營新設把總一員

宜興新設把總一員

無錫水陸營新設把總一員

魏村新設把總一員

鎮江巡江營新設把總一員

丹陽新設把總一員

以上二十二缺俱應裁去添設仍舊總練。通計原設叅遊三員守把九員今議添設遊擊一員守把員

寨有五

白茆寨在常熟縣東北九十里海口天順五年鎮守都指揮使翁紹宗奏置每春夏蕪州衛分委指揮一員千戶二員百戶四員領軍士四百餘人至此操練備倭置船四艘巡哨官軍俱至秋末還衛

劉家港寨今稱水寨在劉家港海口即婁江也去崑山縣東七十里與嘉定接境河北岸元置分鎮萬戶府於江北岸至正初又於江南北岸各五萬戶府共三區國朝罷萬戶府置巡檢司三每司設弓兵百名又立烽堠六正統初金山又警侍郎周忱都指揮翁紹宗議此

為吳地襟喉乃設寨蕪州衛分委指揮一員千戶二員百戶四名領軍士五百人海船八艘春秋分番巡哨倭又開教場操練悉如白茆制

青浦寨二在嘉定縣東南四十五里八都青浦洪武十九年鎮海衛指揮朱永建城堡高一丈六尺廣二丈五尺周迴一百八十步鎮海衛分委指揮一員千戶二員百戶四員領軍士四百人守備一與前堡對峙洪武三十年太倉衛指揮劉源奏建令太倉衛撥官軍守備如前正統初翁紹宗遣太倉官軍守崇明遂委鎮海衛官軍兼管

水營在崇明沿海本處千戶所委千戶領軍士一千人管駕船出海巡哨

營有二

長沙營在崇明縣東北四十五里海中為土堡一內設烟墩一座上為二鋪戍卒二十名瞭望分委千戶一員百戶二員軍士二百人駐劄守備

明威坊營在崇明縣治西明威坊內太倉衛分委指揮一員千戶二員百戶二員領軍士四百人駕備倭船十艘守備又小船十馬八十四正統八年翁紹宗奏置

墩臺有二百三十四

隸巡簡司者各繫其下

崇明縣沿海共七十一處環東南北海岸每處相距二里築土壘高五丈周圍二十丈上建屋一門軍士五人葦五束晝夜守望正統初翁紹宗置煙墩在崇明縣其制大略同前圍四十丈沿海八座

上港

南海

曹姚港

張家港

下界泖港

大套

清潭港

西沙十座 盧志作東沙

下椿港

東滑

鍾家窰

出水套

蝦港

水竇港

南大港

陳八港

沈婆浜

潭子港

巡簡司有二十九

吳塔巡簡司在齊門外蠡口舊在吳塔移此管閘門下塘山塘并

委齊二門外

陳墓巡簡司在陳湖東管葑門外獨墅大姚至陸直浦已上屬長洲縣

木瀆巡簡司在縣西二十七里木瀆鎮管閘胥盤三門外木瀆橫塘新

郭三鎮

橫金巡簡司在縣西南四十二里橫金村管二都三地并沿太湖

角頭巡簡司在縣西南八十五里洞庭西山上管洞庭西山

東山巡簡司在洞庭東山成化中巡撫王恕奏置管洞庭東

山已上屬吳縣

石浦巡簡司在縣東南四十里泖川鄉七保石浦鎮宋

祥符間設 國朝洪武間於真如觀署事二十二年巡

簡舒秀始建景泰二年移置千墩浦口煙燉十一座

石浦口

夏駕口

陸巷口

唐梨涇

新塘口

張浦口

刁婆舍

大直港口

諸天浦口

潭港口

十墩浦

巴城巡簡司在縣西十五里朱塘鄉三保高墟村洪武

三年置今徙置真義村煙墩十二座

狀元涇

綽墩

圓村

真義

夏尖

景村

黃巷

李長墳

新村

嚴家橋

俞港村

徐公橋

白茆巡簡司在縣東北九十里桓每洪武初置烟墩十
一座

白茆港口

新河

北港

金涇

唐浦

舊衙前

復浜

义塘

長毫

芝塘

河舍

黃泗浦巡簡司在縣西八十里抵楊子江煙墩九座

顧沙港

黃泗浦港西

洋坳

新莊港

奚浦港

西洋浦

黃港

小陳浦

黃泗浦港東

福山港巡簡司在縣北四十里北抵楊子江東抵海烟

墩十座

壑橋

新婦

陳浦

福山港口

頂山

龍王廟

曹橋廟

曲塘

興福

興塘注

盧作新塘

許浦港巡簡司在縣東北七十里北抵楊子江東抵海烟墩十五座

青墩

大弋

衙後

耿汪

九里

尚墅

陶舍

丁涇塘

雙廟

四义

低壩

徐巷

盧作港

十里程

勝法

海洋塘

已上常熟縣

長橋巡簡司在縣東二里松陵驛東

管三都東二十五都

簡村巡簡司在縣東南十五里充浦

管一都二都

因瀆巡簡司在縣東南一百里吳淞村

管五都六都

震澤巡簡司在縣東南八十五里震澤鎮

管九都十都十三都

都

平望巡簡司在縣東南四十五里平望鎮

管十八都二十一都

都二十二都二十四都

汾湖巡簡司在縣東北四十五里蘆槎村

管二十九都

同里巡簡司在縣東北十五里同里鎮管二十六都

爛谿巡簡司在縣東南九十里嚴墓村管十四都十五都十六都十七

都已上
吳江縣

顧涇巡簡司在縣東三十里烟墩四座

月浦

爛倉

顧涇海盧作
經港

五岳塘

吳塘巡簡司在縣西南三十六里烟墩九座

青岡

黃泥涇

外岡

城西

石門岡

馬陸

馮家橋

黃渡

沙岡

江灣巡簡司在縣東六十里煙墩一十七座

沙浦

湯字圩

呂字圩

生字圩

南翔

周家浜裏

周家浜外

衣有字圩

致字圩

東潛字圩

中潛字圩

西潛字圩

大場

胡陸灣

江灣

五聖廟

秦家店

已上嘉定縣

菑涇巡簡司在州東北四十五里湖川鄉即宋楊林寨

吳元年改煙墩五座

七浦塘

花浦口

謝家塘

楊林塘

大赦口

唐苗涇港口巡簡司在州東北五十四里新安鄉洪武七年設成化間遷置東花浦口烟墩十二座

日字圩

向字圩

露字圩

新塘

職字圩

空字圩

風塘

上社

寒字圩

同字圩

吳字圩

李字圩

劉家港巡簡司在州東七十里煙墩六座

楊家橋

薛市門

小錢門

二十三都

二十五都

二十六都

甘草巡簡司在州東七十里東抵海烟墩四座

黃浜

唐菑涇

錢涇

陸鳴涇

西沙巡簡司在縣西八十里煙墩十三座

南沙

薛家港

茆五港

第八港

第九港

界瀆港

水洪港

道堂港

陳子中港

秦墳港

川洪港

石家洪

第三小桐板

三沙巡簡司在縣北五十里煙墩七座

長散

徐公港

清水洪

北新河

新港

北白滑

吊澳

已上崇
明縣

信地

水營中哨專守劉河海口稽察海船出入左哨派守川
 港防海南至施翹港一里北至牛角尖十五里東至大
 海右哨派守七了港防海南至劉河三十里
 陸營前左二哨嘗日本營操練有警聽調左哨分守六
 公填東至海口五里西至本填地十里北至甘草司界
 二十里南至茜涇界十八里後哨分守牛角尖東至海
 口五十步西至海口六家行五里南至川沙港三里北
 至劉河十里

都畝以正疆界州治轄三縣邊幅都畝字圩淆雜相沿至今有一都而止一里多至十二里者一畝止一圩多至五十九圩者有圩號彼此雷同有壘三四字者有一字以東西南北分或新舊分者有用俚俚字者凡此皆弊藪也當乘銷圩時立法清丈其稠密之區規以三千畝疎曠者不踰四千畝聯畝為都坊廂城鄉挨序鱗次計原編都畝相均足額都亦不踰十里其各圩字號自一都起至二十九都始東南終西北照千字文挨編毋重複則舉一字即知為某都田覽者瞭然輪編排年照畝中土著編本畝當差不足方摘鄰畝又不足察城居

之業田於畝者其官軍居塚學田官田各就本色別編字號斯為良法

郡國利病書卷十九

長洲縣志

郡城西南三十里巨浸曰太湖即古震澤巨區也亦名五湖跨連三州延廣四萬八千餘頃其源自西北則自荆溪以上沂九陽江通蕪湖大江中受宣歙池州建康諸水南則受天目苕霅諸水自禹疏下流為三江以入於海始獲底定三江曰東江曰吳淞江曰婁江其故莫能詳矣據今水道一自湖州諸港匯於鶯脰湖溢於龐山湖陳湖白蚬江澱山湖趨於三泖歸於黃浦出海一自吳江趨於吳淞江出海一自胥口鮎魚口出統郡城

之婁門經至和塘由崑山入太倉之劉家河出海並湖之郡為常州為湖州為蘇州惟蘇州當其下流而吳江縣吳縣為之入口太倉之劉家河嘉定之吳淞江常熟之白茅港為之出口

自東壩築後太湖所受惟荆溪天目諸山水而水患已大減於宋元時觀吳江長橋迤南水洞填塞而沿堤彌望皆成膏腴之田其在宋元稍塞蘆葦而水即四溢何今二百年無此患耶寔西南諸水不入故也吳淞江承太湖之流而洩之海湖水常駛與海潮勢敵故江流常通水勢稍微即渾潮深入積土淤江故昔之治水者必

先治吳淞江今數十年來潮水無障積久成陸所苦惟沿江之田枯旱而已不聞湖水四溢為患也此亦足證太湖水源自宋元僅存十三矣

今之有司非不言水利也其議論則悉行移則備然大率視為常談不過畧加掩飾銷繳公文而已此無他由主之者無專官而施之也不責寔焉耳 國家大計半在江南苟不修水利則田賦不登田賦不登則國用匱所當亟為講求者莫先於水也誠得廣詢嚴勘寔見某河當官開某河當民開某堤當加高某堤當築濶請着為令大約十餘年一遣重臣治之訖事即回此則 先

朝之成例治水之長利也若付之帶管之官不過行文塞白訖無成效又何咎哉在今日觀之府縣有水利官繇役有導河夫銀主之者又御史憲使又每歲經理之試舉所修者河水所利者何處竟致五十年通行之水則河身日高不過行處則漸以成陸岸塍則大者崩削小者埋廢至于官塘亦傾圮斷缺行路沮洳矣安有寔意為民以圖久遠之功者乎

鄉中耆老皆言三十年前民間食足事簡歲時得以餘力治圩岸故田以完固近年勞苦救死不贍不遑修理故田圩盡壞而水災加甚

國家設立長塘正為圩岸計也今則水利官于塘役則常例是急塘役於田戶則科歛需索為務而於上司督促不過設虛文循故事應之而已其日至廢壞而不可損復皆坐此也

蘓郡賦稅至三百萬蓋十倍於宋五倍於元

自劉家港而西為北漕漕為糜長河又西為北時漕為楊子涇為小塘子為三江口為石婆港南盤曲處為湄場灣北為新開河為青福涇為菖蒲涇為半涇

半涇橫帶城東數里南入婁江北經湖川楊林至七浦半涇之南達仁義涇若北漕漕雖號東道水而屬於劉家港稍偏於東南自北漕漕入正東橫帶諸水為丁涇港為新塘港為陸窰塘摩羅涇為陶家港並入於海已上州城東條大水凡十有七

吳塘在州城西三里南入婁江經吉涇入嘉定界北經湖川達七浦塘永樂二年戶部尚書夏元吉浚顧浦南

引吳淞江水北貫吳塘今則婁江以南復塞自吳塘而西為黃淺涇為泥涇東為太倉塘引婁江水入州城大西門自太倉塘稍南為陳門塘引婁江水入小西門其稍偏於西北與陳涇黃泥漕包涇並入鹽鉄塘又西北為古塘

已上州城西條大水凡九

顧浦在州城西南五里引吳淞江水入吉涇舊志云嘉祐三年轉運使沈立開崑山顧浦其北自吉涇塘稍復東復北下為戚虞涇戚虞涇與南鹽鉄張涇橫漑水東西相並俱北入婁江南鹽鉄在戚虞涇之左張涇橫漑在戚

虞涇之右而鹽鉄橫漑其所通為最遠

橫漑南經婁江入吉涇塘北經七浦入常熟公塘口陸渡口雙塘石家塘南漕漕南時漕楚城涇渡船浜薛敬塘張浦塘長涇若稍偏東南然皆在劉家港南以次西下瓦浦塘涇石碑涇若稍偏西南然皆在應岡門南故宜並分與顧浦諸水同界

已上州城南條大水凡二十

橫塘在州城東北經楊林七浦入常熟六尺漕在其東北港在其西自橫塘而南運水為浪港南下為黃涇自黃涇出為七鴉浦之表按六尺漕北港與北鹽鉄塘並

南下入七鵝浦

七了浦西承巴城湖之水東入海其盤曲處曰水樺灣

曰糜長灣東名七了港自沙頭鎮以西稱七浦塘一作

七浦南下為楊林塘

楊林塘東至花浦口入海西由新塘上承巴城湖長可

敵七浦其南為湖川塘

湖川塘東環出小塘子入婁江北穿鹽鐵塘西接金雞

河多支流與七浦楊林水並橫貫州北鹽鐵塘中至此

城下鐺脚浜洪泗浦大錢涇鹿鳴涇浪港雙鳴涇皆東

入於海唐苗涇陳大港在橫涇鎮則與大錢涇鹿鳴涇

洪泗浦港浪相通南達漕頭塘入七浦東北距城八九

十里或四五十里與唐苗涇俱東入于海其西為北花

浦口雙鳳鎮之碩門涇西通新塘東則依於鹽鐵塘

已上州城北條大水凡十有六

鹽鐵塘南十二里達嘉定出吳淞江北四十里達常熟

白茆塘至江陰出揚子江偽吳築城時有南北水門塞

鐵塘自南來經婁江折而北直貫城中今南北水門塞

城中鹽鐵塘分從東西三水門受水而由婁江折北者

俗呼倉河蓋沿元時海運倉西岸故倉基雖改教場俗

猶訛襲

海在州城東七十里自劉家港南環七鴉浦北百餘里東北至崇明縣二百八十里水面兩岸距四十里

弘治十年冬工部主事姚文灝浚七了浦

嘉靖元年工部尚書李充嗣浚白茆塘

二十六年冬巡撫都御史歐陽鐸重浚七了浦 文徵

明記曰弘治初都水姚公文灝嘗一浚之賴以處業比歲陽城之民並湖為斜堰湖水分之其西流北折而入於白茆東流自尤涇南出已城紆迴而屬七浦其勢漸緩而其流益微不能當海潮之衝日積月淤至于不通而高仰之田獨受其敝嘉靖丙午有 詔興三吳

水利始浚自石橋圩東行至於直塘延袤千八十丈有自直塘東行至于沙頭延袤二千四百二十丈又東行歷塗松抵橫涇延袤千八十有一丈總為丈四千五百六十有奇其深自一丈至八丈廣自八丈至十丈極於十有五丈始微而漸拓之以極其勢也於是輸瀉有委飛流迅疾淤沙滌不復苗而東民有粒食之望矣隆慶元年二年巡鹽御史蔚元康重浚七浦楊林鹽鐵三塘 王世貞記曰七浦縮穀常熟之口貫太倉而東注海者也為丈七千二百有奇外創壩以距海潮為閘一以脩止洩又拓月河以輔之楊林者橫州之北其右

多阜易涸而益鉄故漕河也是二河者太倉幹也丈各八千有奇青魚涇至吳塘碩浦嘉定幹也丈各三千有奇出七浦壩而外者海沙所沮洳也為丈三千八百五十

弘治十三年冬巡撫左副都御史彭府命通判陳暉浚湖川塘 祝允明記曰太倉州北數里有塘曰湖川延袤九萬七千一百尺有奇西分源于太湖歷婁江而下由巴城湖新塘以來匯東連小塘子貫石婆港以達劉家河海潮西突巴城東注清濁互啗又劉家潮之緯州而西出者由益鉄塘到湖川而定東北自七了港而花蒲

而楊林塘潮之來亦及湖川而泥渾沙凝合淀壅澱滂可立而待州民兩奏浚之未幾復淤 浚自徐昌橋至於金雞口八萬五千一百丈入崑山西段又六十丈廣百尺底廣四十四丈深九尺

王在晉水利說

州之幹河鹽鐵經城中南入嘉定出吳淞北入常熟白
 茆至江陰出揚子江鹽鐵塘之水橫亘南北而中多間
 隔湖川塘環出小塘子入婁江北穿鹽鐵塘西接金鷄
 河與七浦楊林並橫貫州北而楊林塘上承巴城湖之
 水東至花浦口入海州由賴其廣濟其劉家河海潮之
 入繇鹽鐵到湖川而東北自七鴉港入者亦從花浦楊
 林及湖川而相會合渾沙泥滓釀成堽堰高田無灌溉
 則枯低田逢水滂則沒故苗莖一帶幾成坼莽舟航既
 阨桔槔多廢近年郊原四望遍地皆棉種棉久則土膏

竭而腴田化為瘠壤一逢水旱虫螟盡仰藉于轉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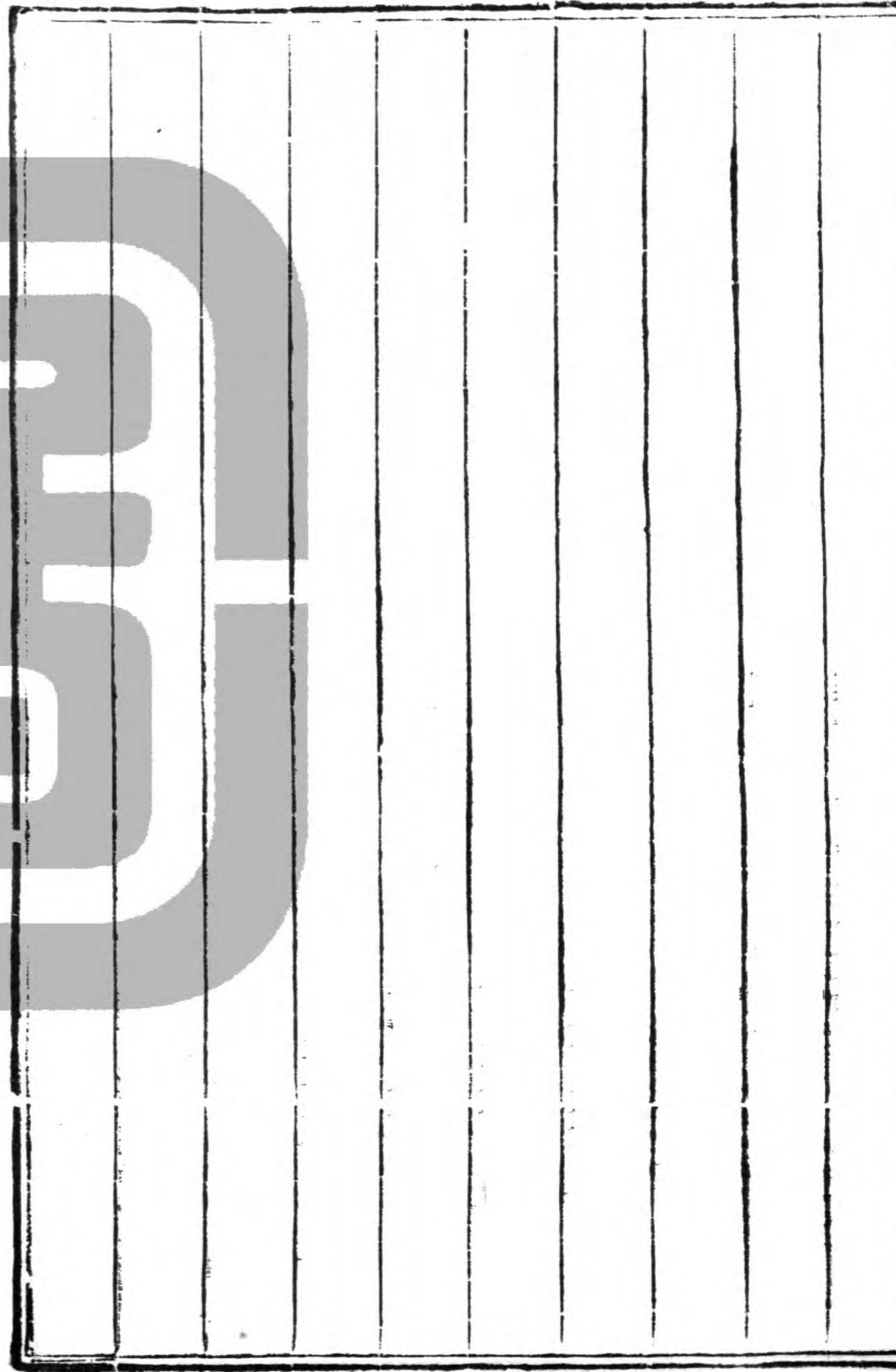
吳荃原三江

三江之說自來不一惟張守節之言差為近之今以唐仲初吳郡賦註朱長文吳郡續圖經及水道奔趨之跡驗之則太湖之水自東南分流白蠅入急水澱山由小漕大瀝以入海者曰東江自龐山遇大姚經崑山石浦安亭由青浦達滬瀆東瀆入海者曰吳淞江自東北分流從郡城東行經古婁縣水勢洪駛無少紆曲東北直下今俗訛為劉家港者曰婁江是三江寔東南泄水之尾間各有入海之所而弗可混者也世惟惑于

顧夷吳地記云吳淞江乃古婁江遂使吳淞海口漫為無稽考宋紹定六年知平江府楊燁奏乞於吳淞口置寨以備海道曰鄉者逆全多就顧涇運米自海洋窺吳淞江口平江必為震驚據此乃知吳淞江入海原有其所又考雲間志載青龍江上接吳淞下通滬瀆吳孫權嘗造戰艦于此則其江之浩渺而滬瀆乃其下流昭然可見矧吳淞距婁幾五十程其亦曰婁江云者妄矣夫震澤疏源以注江三江導流以歸海民物莫不全吳財賦其昉諸此後代率逞私智或圖苟安恣置此不誦故小漕大瀝及諸港日就淺狹而東江遂湮惟澱湖支流

北注吳淞江從劉家港入海安亭清浦河存一線而下
流壅塞其水逆流夏家浦亦從劉家港入海二水北會
于婁夫水勢順則疾、則渾泥並行逆則緩、則渾泥
停滯故崑山之東南隅嘉定之西南隅青浦之西北隅
華亭之北隅昔日之沃壤今皆硤确莫耕三江塞二而
以全湖東注之水獨歸于劉家港其勢漸不能容日積
月累行復如二江患矣識者能無隱憂哉為今之計當
稽故道開復俾澱湖之水原從東瀉而弗北注吳淞之
水原出安亭青浦以達滬瀆而弗逆行庶幾經緯分明
四縣不耕之地可復種矣自太倉獨身西抵常州境僅

一百五十里常熟南抵湖秀境僅二百里其地低下多水
田故虞水崗身之東接於海岸東西僅六七十里南北
僅百里常熟之北接於北江之漲沙南北僅八九十里
東西僅二百里其地高仰多旱田故慮旱今水有所歸
則泛濫不出而水田常稔江湖率職則蓄瀦可豫而旱
田常稔鮮有不浮于天時者



太倉人張攢答曉州太史論水利書畧

間嘗統觀於吳中之水曰震澤曰具區曰太湖一也其命名不同皆以時起抑各有所取義焉耳自昔宋人而言其西之南則嚴湖杭天目諸山之原有自苕霅而來者其西則宣歙池九陽江之水有自五堰而來者其北則潤州之金壇延陵之丹陽與宜興之荆山之水有自荆溪百瀆而來者而其東北則常州之水有自望亭而來者其入海之道雖曰三江而二江已絕惟吳淞一江而吳江南岸又築為石堤以便綱運而蘓州居其左偏厥田下下而沿海江地皆岡阜或以其中傾外仰比之

盤孟或以其積而不洩譬有人於此極其手冒其足塞
 其衆竅以水沃其口腹滿氣絕視者猶謂之不死可乎
 矧低田多而其稅復重高田少而其稅復輕自是以來
 議者皆以水為患而不復憂乎旱也以擯觀於今日則
 不然自江寧之五堰既治而九陽江之水不東注于震
 澤而西下蕪湖常州之港瀆以時而修望亭之設堰在
 所得已未數年前嚴州有山崩之變水皆南下浙江而
 苕霅之水為之少殺劉家河已開於前夏駕浦復疏
 於後而婁江之塞者以通華亭諸泖之水既有所歸而
 東江之微者以大自然元時世為東南患如澱山湖者

亦於是乎少息斜堰決而四湖有洩水尾閘七鴉不復
 當以諸浦論而又為吳中之一大川矣且自吳江之有
 石堤而震澤之水漸以北徙又由胥口吐之郡濠一自
 徐門之元和塘以北入於江一自婁門之至和塘過崑
 山而東入婁江計其來原宋且倍是而有餘今疑半
 之而不足而其 婁則古之為川者二今之為川者三
 惟人事天時會逢其厄一旱不雨間歲無秋彼崑山西
 北常熟之南之民有見於其尤涇以東昔也一雨愆期
 民輒告滂之區今皆井底颺塵而為罌鹵不毛之地而
 其西則四望成洋積水不耕之處今皆比隣相慶而有

汙邪滿車之秋遂自以為幸而謂斜堰決不可開其何以知為此役也非止為憂旱計即有二三年之大水疑亦有所于歸而旁湖之田從可得而治矣蓋此屬固為身謀而其所見且朝不及夕何足為訝顧今一郡高田以十分為率在吾州者可當其三太湖入海之道雖曰三川而其出吾州者已有其二每為渾潮所淤則吾州先被其害一議修治則吾州獨當其勞故嘗先事而憂得可謂思患預防者其一曰置堰閘以禦潮沙其在周易文王有先甲後甲之象周公有先庚後庚之爻其辭雖各有所指然自今而言物既壞矣而思所以新之

謂變既揆度之又丁寧之則窮者可通者可久而不復壞也先時河港易以湮塞惟其水之東北流者有限潮自江海上者無窮故也矧在高鄉日惟潮汐往來而無清水以滌其原者乎諺曰海水一潮其泥一箭而其兩來交際之處又有其於茲者宋范文正公有曰新蕩之浦必諸設閘以禦來潮沙不能壅也後黃震謂公守吳郡時嘗問苗涯亦止一時一方之利今浦閘盡廢而海沙壅漲又前日之所無則閘之廢置寔浦之所由以通塞也在吾太倉除婁江七浦上原洪潤海潮所不能壅遏者不必置閘外其諸屢浚屢塞如楊林湖川併入於

婁江七浦之濶其蓋鉄塘南出婁江北通於七浦者謂皆不可無閘其他如石婆港千步涇之類則多置為木瀆可也而又必旁通月河設為輓埧即有大旱大澇用以濟竇閘之所不及吐納且以便小舟之往來也其置閘也又必如唐劉晏之造漕舟謂計大事者不惜小費有執事於其間者必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既堅完矣無寧責成于督造之人為一切苟且目前之計如近歲所造東西二門之閘可鑑也其二曰專職掌以守成業周禮地官既有遂人以掌邦之野而又有稻人掌稼下地曰以瀦蓄水以防止水以洧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

水以澮瀉水是旱則引川之水於澮由大而小以漸入於田間潦則決田間之水由澮以瀉之於川也宋元豐中裁定開江兵級專治浦閘今茜涇鎮即范文正公開是浦後所設以兵者今既南徙于新塘為巡簡司而新塘之故道猶在宜重浚之少加深廣導湖川之水復由是以入於海置為一閘并復其正德間所減弓手之額以時啟閉每歲理其閘外其楊林北入于七浦處則見有唐茜涇巡簡司在餘無屬官之可攝者量歲撥夫幾名分屬所在塘圩守之庶不為豪右勢家擅自開決以便已私或以勞民傷財而為辭者櫛為有河而不為堰閘

以限潮沙使日積月於不治則旱潦無備賦稅不登治之則所在騷然公私重困又奚啻什百千萬倍於是耶其三曰輕地租以防壅塞每見官府治河非不諄戒諭必於岸傍一二步外方許堆上謂之岡身今去大河遠者猶在其稍近者蕩然無復存矣揆厥所以皆由傍河之民於夏秋積雨之時乘河流湍迅挑運去訖河港之塞彼固不能辭其責矣然亦有可委者岡身之基猶之為額田也據其下廣以視其上每如其高而又倍之吳中之田其穀宜稻易以他種利不半是其賦則同而其所獲乃尔何怪於其損高為卑以求復於平也周

官載師掌任土地之法以園廛近郊遠郊甸稍縣都漆林之征第為五等我太倉之田其賦雖均而其名尚有曰田曰地曰山曰池洧蕩塗之異而其賦亦各有等第惟地則其名雖存而其賦寔與田相等其未均時有所謂地者祇科夏稅而不科秋糧謂之曰絲麦田寔則其種宜稻者也以今之岡身名之曰地夫誰曰不宜誠得視周之園廛今之山場以徵其賦而後立為界畔俾不得仍前壅塞有犯之者始寘於法則仁義兼盡而德威惟畏矣其四曰慎陞科以抑豪強水利為言利與害相對利專於一人而被其害者衆矣近觀清查則例有

陞科塗蕩米九十二石有奇時竊以為揚州之城雖曰厥土惟塗泥其在高鄉腹裏之地安得有所謂塗蕩耶其即夏州之所謂洧洫郊亶之所謂縱浦橫塘焉耳彼豪強之人欲肆為兼併之謀無以售其奸也於是乘清查之會假塗蕩之名以升斗之米易十百千夫之業或塞謂沃壤或堰為魚塘殊不計內地居民每遭旱燠所望以易枯槁為蕃鮮者日惟海水二潮皆道經于是又安能越其堤防而自波及於隣田也哉近者顏正郎之治水事宜內開通洩水利去處多被大戶強占或朦朧告佃起科宜從重治罪復監追其積年得過花利而林

正郎亦曰告佃起科深為民害夫以九十二石之米除江海漲沙種植蘆葦理應陞科者不計外所餘幾何曾之為一州之輕重耶必嚴為之禁痛革此弊則與利除害一舉而兩得矣其五曰纂圖志以便攷閱利者人之所同欲而專之者一人之私情水之為利惟其所至人皆得而利之而為一人所專此人懷不平而爭訟所由起也苟能辨之於早以杜其端雖自謂有發奸摘伏之神抑末矣先時清查圩各一圖而又各有經緯之冊第汗漫無統雖有主者夫庸必其久而無散佚腐爛者乎今之書冊區各一畝然其地皆犬牙相制錯雜不齊各

圩之下詳于田賦而未及于溝洫之制以愚所見州三百有十里、為一畝則不勝其繁合幾十里而為一圖不惟其區惟其方而已矣四至皆以塘浦為界而復備開其各區四至之溝洫于後其有或縱或橫長竟一圩而利可及於人衆者亦復書之俾為人所共知則雖欲專之庶有所畏而莫之敢有犯之者一披閱間衆言混淆而以是折之莫有能遁其情者矣且每于農隙之時率食利之人協力修治其勞與佚亦因有所稽而無彼此不均之弊宋范文穆公有水利圖序圖則弗傳而序之所言皆救災捍患之事今李司空治水告完有水利通

志惜也考之未詳謂太倉之水惟七鵝為最而不知有婁江禹貢職方之叙揚州皆不過數言其於山川貢賦民生物產所繇適於畿田之路無所不備此聖人之言所以為經而作者之所當取法者歟若夫治水之法前人論之詳矣故此五者皆止為備旱計然高鄉之河港既通亦低鄉之所必由以導水者也但水性就下因而導之則順而其為力也易激而行之則逆而其為力也難故邦亶於低田則惟築堤岸欲其高固浚塘浦欲其深濶而已矣而其於高田也既設堰瀦水以灌溉之而又浚其經界溝洫使水周流其間以浸潤之夫然後立

岡門以防其壅斯可以常無枯旱之患而治之之法固不能無詳畧之異也

曹自守吳縣疆域圖說

吳為縣自先朝漸次分析其名不易其境已狹由閭而西迤北即屬長洲盤閩而東亦長洲界南去十餘里又與吳江相錯然則吳之疆域特蘓州西南之一隅耳雖領都三十七或名存而地闕蓋以瀕湖之地每淪于水及山田多瘠民苦賦役而流徙者衆也若南之一都西之十一都號為沃土凡糧賦重遣兩都寔任之槩觀吳域阻山負河非若他邑之多平壤都腴田也湖漁山樵僅足衣食欲求殷戶其可得乎東西洞庭之民鮮負農耕多業商賈地產果植力作儉勤不同城郭之浮蕩

茲亦累困劇役不堪命矣在縣而論兩山為上鄉而木
瀆次之橫金又次之餘無足言矣夫長洲吳倚郭向固
並稱而吳寔不及長洲之半凡有雜役則與均科吳更
病焉况曩歲倭寇自崑山太倉而來由泚墅徑趨木瀆
登洞庭兩山大掠而去其零賊瀆自 留守者則往來
於石湖新郭之間而得殲于橫金黃山之下其掠城外
者乃由石湖迤邐上方投白洋灣從吳江入浙故于豐
圻馬嘶石公舟頭及橫金木瀆而石湖跨塘五龍橋等
處各立營寨設險置守練兵整艦其亦今之要務乎

曹自守吳縣城圖說

蕪城橫五里縱七里周環則四十有五里卧龍街東隸
長洲而西則吳境公署宦室以逮商賈多聚於西故地
東曠西狹俗亦西文於東也迺西居要衝節旄莅止無
虛日使舟如織騷動侯吏迎送供億宰縣者寔苦之故
吳在晉唐時為樂土當宋則已賦重今生齒繁而利源
薄盖吳民不置田畝而居貨招商閭闔之間望如繡錦
豐筵華服競侈相高而角利錙銖不償所費征科百出
一役破家說者謂役累土著而利歸商人亶其然乎故
外負富饒之名而內寔寔困者智俗使然城中兩邑並
峙有役率均吳民應役每先以在西則呼攝便爾在城

之圖以南北為號各分元亨利貞以統部居民南號差不及北以地有閑隙稍遠市廛閭胥盤三門外曰附郭即以閭盤為號而胥固畧之矣然自胥及閭迤里而西廬舍櫛比殆寺城中此僑客居多往歲寇至議者欲於城外更築一城儼如半壁以附大城乃迄無成

劉鳳閻西築城論

倭警告急章太僕煥論防禦主城西濠外至楓橋皆令具版築乃更囂然予詰之城固善也必傳之大城則兩端阻以大河必為橋之上又城乃可而橋可易為哉且必銳以臨河壩悉築之則吳之所以饒頗賴是耳為

行貨往來者於此市場數十年生聚一旦燔蕩焉寇未及而我自先創殘豈計之得乎若為預防慮當合兩濠自丁家巷以西環上下塘山塘至楓橋為一城而濠之上下水陸各置閘隘使可以守兩城夾焉當必無患而內又可藏閘艦於濠上之商旅市易無損且城得相為犄角若成都之有少城與襄樊之並峙者

牛若麟太湖志

太湖即具區一名震澤禹貢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其
關係東南水利甚鉅御覽水利全書攷述綦詳無煩
贅矣又名笠澤左傳云越伐吳之子禦之笠澤蓋湖廣
三萬六千頃四通五達跨蕪湖常三州自東而南迤西
轉北則吳江烏程長興宜興武進無錫六縣諸港瀆皆
太湖之出入也上從應太徽寧下逮松江暨浙省諸郡
並由太湖為間道盜艘白晝揚帆夙稱要害吳固僅轄
其東孺然湖中七十二峯大半隸吳之兩洞庭與武
進之馬蹟獨峰高而址濶人戶稠密為萑苻所窺伺萬

曆戊子馬蹟之嘯聚已為殷鑑矧兩洞庭入吳邑西南
之命脉迩歲東山多亡命匿跡水陸縱橫致塵督撫勤
兵搜勦俘斬報聞則太湖尤非無事之日雖選將募
卒布列余皇可恃無恐而在吳境寔稱第一險阻既志
矣可弗圖歟

西洞庭

具區浮嶽鬼然于吳境者惟西洞庭周迴八十餘里峰
巖洞壑之竒跨于宇內蓋靈區也志已詳矣凡故家
巨姓聚戶托處其間依山遶水籬落村墟皆異凡境與
壤稍開阡陌然廣不及山之一二士人無田可耕詩書

之外即以耕漁樹藝為業稍有資蓄則商販荆襄涉水
不避險阻正德以前家戶饒給父老多不識城市有西
山富之謠嘉靖倭殘罄篋賚盜山逞荒蕪致額糧虛
名民力不堪競思逃徙永豐宋公為令設法補贖百方
撫卹自此以後之孑遺皆宋公之造也畏壘遺思無間
久迄今公家賦急兼迫以徭差閭閻之膏血更竭茲
又疊罹蝗旱而荆襄寇擾長江多綠林經商裹足居者
行者莫繼饗殮山中千年喬木貿易充新斬伐殆盡司
土者雖觸目傷心窘於培養無術不得已而曰西山貧
將以告之後賢可乎

東洞庭

吳境具區之山次高廣者為莫釐峰即東洞庭東聯武山中穿一港橫梁通濟合之總名東山去菱湖嘴越水不二三里而遙設有莫釐渡以防昏口石尤之阻凡山之往來於踐更者可航可趨故居民較西洞庭為繁聚族而處久成巷陌死徙無出境其恋土之情與西洞庭無異士加勤學累發鼎元編民亦苦田少不得藉耨而食並商遊江南北以迨齊魯燕豫隨處設肆博錙銖於四方以供吳之賦稅魚辨徭役好義急公茲山有烏嘉靖倭變已析皮毛僅存髓骨賴諸賢令休養生息

顯皇之世神氣稍振歲肩鉅役乃縣有急需猶屈指以累之民乃益困矧今虜寇交訌居貨行貨多遭焚劫或罹惟屠慘舉山之民皆無寧宇司牧者憂之若蔓延之獄無藝之征務當寬恤以節其餘力未必非根本之論也

石湖

石湖亦吳城西南諸水之委瀦以太湖視之猶一勺耳何以圖豈為翠嶽長虹陸行水泛足誇勝槩乎當此四郊多壘所在綢繆石湖密迤城闔其南北東西港水縱橫四出又與吳江長洲錯壤交轄險無足恃嘉靖甲寅

乙卯之歲倭舶輒由此進退幸吳江令楊公芷帥鄉貢士周大章諸生吳詰督水師拒戰鮎魚口生俘馘獻大挫賊鋒吳江尚傳述梗槩而吳境泯其績矣可嘆也時吳令唐公世耀奉檄守禦城西往來於楓橋水濱之間不遑兼顧楊公一心報國不辭越境奮力迎聞至今談之凜凜有生氣予故圖石湖撰說畧紀其事使知石湖亦吳邑之要害迺藉督撫設營分哨簡練精勇飛艇如駛即有寇盜不敢陸梁然司土不可不留意於此湖也

吳縣志

後法

永樂二年奉 欽旨暫借南方百姓買馬當差過二年仍著土民買馬替他每回來有司欽奉 朝命於額糧及人丁編僉馬頭買馬解送北直山東河南固鎮江北等處各驛

正統十年巡撫侍郎周忱設法馬頭解戶於秋糧義役米內取办起解

弘治十七年巡撫都御史魏紳具 題吳門買馬解至北驛盡喪身亡命奉 旨以後馬解編入秋糧項下徵

銀解府轉解各驛買補馬匹應用著為令
嘉靖十七年知府王儀立法編僉糧解照田多寡為輕
重

嘉靖二十七年知縣宋儀望買置公田助役

隆慶二年知縣許國熙詳定南北運拒收等役及倉免
共五年一編與十排年役各別挨輪每遇編期核造虎
頭鼠尾各僉點以田多寡定差輕重 革府提縣提僉
點大戶改選書役承充 革報庫子城當寺為雇役
隆慶三年巡撫都御史海瑞革報在城附郭總甲於十
排年挨日輪充

萬曆二十四年知縣袁宏道立法催徵條編折銀以上
五甲屬經催下五甲屬里長免十排年皆赴聽比

萬曆二十七年知縣孟習孔清核助役公田釐正收放
規則

萬曆三十二年知縣曾汝召釐正公租貼役并革冗差
甦民

萬曆三十八年巡撫都御史徐民式題 准均役科甲
貢儒分別限田因核本縣山多田少人習經商洞庭東
西兩山並家資田地兼編糧差仍分輕重設為上中下
三等以田資多寡為差次

嘉靖三十二年九月倭夷入寇遠近震恐莫敢對敵明年三月由崑山直抵青洋港知縣楊芷以飛艦斷其上游流勿令西過復命兵快誘戰斬首十八級既又戰于陳湖生擒二酋自是吳人始有聞志五月賊衆九十二人由烏鎮突入爛溪趨平望欲迫縣城芷令沿塘舉火賊疑有備奔錢田我龜水兵及嘉湖兵圍之賊困三日自分必死是夜大雨因各守兵賊乘間奪湖川兵船屠戮甚慘芷知賊未可以力碎乃令射書賊營諭以禍福賊亦款答譯其文云不敢相犯夜列幟賊見燒營由黎里走泖河六月十一日賊犯石湖當事者以勢不利其

西走芷獨駕小舟率兵出瓜涇港邀戰時湖水枯涘賊列伍逆上芷以鈎攢搏之斬首十六級馳入城明日賊至夾浦橋轉至三里橋登岸焚掠停舟顧公祠下舟皆重載逼縣城會增築城工匠兵夫蟻聚賊度不能攻乃燒倉廩連掠民財而去居民婦女恐怖有自逆死者十三日至八斤十四日至平望所過焚掠甚衆芷率哨兵躡其後斬首六級十二月賊自柘林抵王江涇尋入爛溪至平望焚掠而返三十四年正月賊陷崇德掠五百餘舟從南潯經梅堰至平望六里橋兵備叅政任環伏沙兵將擊之僧兵洩其机沙兵被害及溺死者甚衆

芷督兵船分列於橋之東西蕩中夾攻斬首十五級飛礮擊死者二十餘人賊所掠財寶亡失殆盡公新城兩裂城隍廟穴恐賊棄州窺城乃遠朱家橋據盛墩以扼之賊夜遁復屯柘林四月二十六日賊復從嘉興至唐家湖、水洶湧賊不能渡芷又引兵阻戰賊駭奔平望奪舟橫渡芷令泗水者鑿其舟而自屯兵截盛墩斷其堤并布釘板於水底賊不敢渡會幕府調遣宣慰彭蓋臣率兵二千來援我兵勢合與賊戰于平望蓋臣為先鋒斬賊首百餘級轉戰至楊家橋斬首三十餘級蓋臣被創死我兵乘之生擒一賊斬首十八級遠近稱快

皆謂盛墩捍禦之力居多故更其名曰勝墩先是新城西北隅裂可四五丈賊勢方張士民駭愕爭欲棄城去守城推官何全勸縉紳出石協修而以寺丞吳滂督之一夕告竣人心始安六月七日賊在杭州掠官船載輜重而北由烏鎮經爛溪過平望十四日芷督水兵與賊戰斬首三十六級生擒四人十五日夜由黎里出汾湖遁去二十三日賊由福山港突至郡城婁門擁入接待寺奪火器而去官兵追至閶門賊入太湖泊洞庭山下芷復於湖中率兵防禦是夜賊復由楓橋經婁門還福山八月十五日賊衆五十餘人自南京而下掠十七州

縣至許墅鈔關十七日由楓橋直抵滅渡橋屯陳家莊官軍畢集賊計窮迫十九日夜過五龍橋不知所出適有一人為之鄉導遂入行春橋屯跨塘橋徐文奎家時與我邑僅隔一水日夜憂其突至幸官軍追之急轉至水瀆僉事董邦政追及于荷花池賊擾亂自殺官軍乘機殄滅之三十五年七月零賊五六十人突至牧犢潭掠吳知府莊又至汾湖掠葉主事家一鹿及傷人一臂而去遂掠周莊抵平湖九月賊屯沈亨家二十五日督察趙侍郎文華總督胡侍郎憲宗合兵進勦夙寇悉平

通番事蹟石刻在劉家港天妃宮壁間宣德六年正使
太監鄭和王景弘副使太監朱良周福洪保楊真左少
監張達吳忠都指揮朱珍王衡等立後記永樂三年統
領舟師往古里等國時海寇陳祖義等聚衆于三佛齊
國抄掠番商生擒厥魁至五年回還 永樂五年統領
舟師到瓜哇古里柯枝暹羅等國其國王各以方物珍
禽獸貢獻至七年回還 永樂七年統領舟師往前各
國道經錫蘭山國其王亞烈若奈兒負固不恭謀害舟
師賴神明顯應知覺遂生擒其王至九年歸獻尋蒙
恩宥俾復歸國 永樂十二年統領舟師往忽魯謨斯

寺國有蘓門荅刺國偽正蘓幹刺寇侵本國其王遣使
赴闕請救就率官兵勦捕生擒偽王至十三年歸獻
是年滿刺加國王親率妻子朝貢 永樂十五年統領
舟師往西域其忽魯謨斯國進獅子金錢豹西馬阿丹
國進麒麟番名祖刺法并長角馬哈獸木骨都東國進
花福祿并獅子卜刺哇國進千里駱駝并駝鷄瓜哇國
古里國進縻里羔獸各進方物皆古所未聞者及遣王
男王第捧金葉表文朝貢 永樂十九年統領舟師
遣忽魯謨斯等各國使臣久侍京師者悉還本國其各
國王貢獻方物視前益加 宣德五年仍往諸番開

詔舟師泊於祠下思昔皆神明護助之功勒文於石

郡國利病書卷二十

嘉定縣志

水利考

言東南水利者莫不以邦氏單氏為宗然世之相去五百年矣河渠之乍分乍合迭湮迭濬可勝道哉語曰以書御馬者不盡馬之情以古治今者不盡今之變善治水者固以水為師耳若謂昔人之法可長用而不弊必為二子笑矣茲所論列皆長吏可以施行者也

海在縣東四十五里北自黃姚港南抵上海界環縣境

凡八十餘里海水鹹鹵而此地不異江湖頗有灌溉之
 利蓋南則黃浦吳淞江北則劉家河又北則大江注焉
 半天下之水皆洄沿淤激滌蕩於數百里之內故與南
 北獨異耳夫治水者注之海則事畢矣然沿海之民歲
 至夏秋之間不幸遇颶風雷雨扶潮而上漂沒人民廬
 舍倏忽皆盡故至其時莫不喘：然如虞寇至晉湖川
 刺史虞潭築壘於沿海一帶以遏潮衝 國朝洪武三
 十二年老人朱六安具奏海患工部遣官修築北接崑
 山縣此時未建州治故云南跨劉家河長一千八百一
 十丈高一丈基廣三丈面廣二丈永樂二年水官何傳

督工增築高倍於前成化八年僉事吳埏知縣白思明
 於寶山北舊壘外又築新壘嘉靖二十三年知縣張重
 又增築其南直抵上海草蕩惟吳淞所迤北舊壘坍塌
 未修今數十年來物力漸詘有司以工役為諱顧不念
 昔人經營豈其為此可已之後哉創興修勞逸難易不
 啻半而猶然莫之省則且終乞靈於海若耶

吳淞江又名登澤江在縣南三十六里其源西出於太湖分

為龐山九里尹山澹臺諸湖匯於獨墅湖流為江東北
 至甫里過夏駕浦乃入縣境自顧浦黃渡而東至於江
 灣又東北至吳淞所城南北凡二百六十六餘里而入於海嘉

定叔于宋季嘗置水軍千人於江灣以專給開江之後

迨勝國屢經疏浚然自吳江上流改築石橋咽喉阻阨

湖水入江之勢弥緩 明興永樂初戶部尚書夏公原

告治水吳中決新洋夏駕二口北注江水於劉家河又

南濬范家浜入海之口上接黃浦而棄直東百二十里

之地不復浚此時水患孔殷蓋祖用周文英遺策

先是周文英建議謂江流汙塞天時氣運使然非人力可勝

欲棄吳淞東南塗漲之地置之不論而專意于江之東

北劉家港白茆浦等而識者亦謂之詭時達變其後巡

撫侍郎周公忱都御史崔公恭畢公亨工部尚書李公

充嗣相繼開江充嗣又請于夏駕新洋置牌事不果行

至隆慶三年大侵餓莩繼橫巡撫海公瑞議興開江之

役以濟飢民獲請於 朝以兩月間疏濬之黃渡至上

海南踏並加深廣所費官帑不過五萬餘兩而已後十

年御史林應訓繼疏黃渡以西至崑山千墩上流江

面亦加濶又三年 朝廷念吳中水灾用科臣言特設

水利副使一員專督其役發內帑十萬金以佐之於時

主者不能因勢利導強與水爭築堤之工十居其九逮

於終事而岸無積土於是海公所浚弥望復為平疇矣

夫淞江之上流壅則有泛濫之患此昔人所以為蘓松

常嘉湖五郡憂者也淞江之下流塞則失灌溉之利此

江南

今人所以為嘉上二邑憂者也故昔之治江者導之而南導之而北惟恐其不分而今之論江者則惡夏駕新洋之北惡白蜺諸湖之南為其流分勢殺不足以濡高亢滌渾潮也夫欲使江水自西而東復往日故道非合數郡之力必不能任顧二大則支費難繼人眾則說諂易起事分則心力不一自非督撫大臣不沮疑畏不避勞怨力為主持而擇賢有司各為分任務臻厥成則此沿江數百里之民幾何而不坐槁也

劉家河

即古

在縣北二十四里發源於震澤從吳縣鮎

魚口經郡城之婁門東貫崑山又東至太倉環州城而

南與縣合界又東三十里入於海元至元間朱清浚之以通海運國朝永樂初再浚則以救水災歷二百餘年下流橫溢每潮汐之至境內西北諸塘浦借為咽喉以嘉定之田土亢瘠而其民猶得耕而食則此河之利居多哉

城中幹河二

橫漑亘縣治左南北袤六十里南自縣基港口受吳淞江之水合上槎浦經南翔馬陸鎮入城至學宮之前為滙龍潭方廣數十丈北出抵婁塘折而東北由雙塘折而西北由公塘俱入劉家河而從北直下者浸以

微矣

練祁塘界縣治中東西長七十二里往時江湖之水自西南來澄徹如練故因以名其水西從顧浦納吳淞江之流東折貫於吳塘又東過益鐵塘入城東抵羅店鎮北而東北曰小練祁入于海其南一支折而東合馬路塘又東合月浦又東合采淘港入於海

西南塘浦之大者凡十有九吳淞江岸起自西境以次東抵橫滙北以

練祁為限

大盈浦南通青龍江北入吳淞江

大盧浦俗名南通青龍江北徑馮浦入吳淞江

青龍江東通渡頭浦西連白鶴江

儼儻浦南通浦匯塘北入吳淞江

白鶴江南接青龍江北出吳淞江

高家浜南通蒲匯塘北入吳淞江

蟠龍江南通蒲匯塘北入吳淞江

安亭涇南通顧浦北下鷄鳴塘

黃渡浦南通吳淞江對岸為大盈浦北連吳塘

顧浦南通吳淞江北貫練祁又北會吳塘達戚虞涇

吳塘南為黃渡浦達吳淞江北貫練祁出張涇達劉家

河

益鐵塘南為陸皎浦入吳淞江北貫練祁塘達劉家河

陸皎浦南通吳淞江北連鹽鐵塘

鷄鳴塘東通漳浦西貫頤浦抵崑山界

漳浦北通練祁塘南通淺江

趙涇西南通漳浦北通練祁塘

淺江東南通封家浜西北通鹽鐵塘

封家浜南通月河江出吳淞江東北入橫瀝

新華浦西南通吳淞江東北入橫瀝

西北塘浦之大者凡七練祁塘之北起自西境東抵橫瀝北以劉家河為限

頤浦 見前

吳塘 見前

鹽鐵塘 見前

按境內之水以西南為源而頤浦吳塘鹽鐵塘則皆

南通吳淞江北通劉家河界太倉嘉定之間方太倉

未為州時劉家河之南岸皆邑之北境自割建州治

而其地犬牙相錯葛隆鎮以北大抵屬于州矣往頤

浦之涇也夏尚書原吉嘗浚之下流與吳塘合濁潮

由劉家河而入積久不疏僅存一線永樂中罷海運

而邑之轉輸改出練祁自東徂西凡十三里而北入

鹽鐵塘往復數十折以達於劉河潮汐再至澱淤日

積開浚之後費大工繁往時為州者用奸民之

言謂嘉定咽喉之地我雖不浚嘉定之人不得不代
 之浚也故每一役兵輒至聚訟夫夾盞鉄而田者幾
 數十里固以此塘之通塞為利病嘉定之人不與也
 獨謂往來之途不得不出於此而欲以長策困之藉
 令此說可用乎則處之當效尤矣假如萬分一至和
 塘之在崑山東界者有時而淤則崑山不當問謂太
 倉以東之人不得不代之浚也其在長吳東界者有
 時而淤是兩縣不當問謂崑山以東之人不得不代
 之浚也丹徒之河當委之毘陵毘陵之河當委之無
 錫輓輸之道絕商賈之事廢矣此豈為通論乎今

歲太倉助工銀八百兩蓋舌敝唇焦而後得之然寔
 不當所費五分之一况欲縮之哉

徐公浦南通鷄鳴塘北通郭澤塘

黃姑塘西通吳塘東北經橫瀝入劉家河

婁塘東通橫瀝西北入公塘出劉家河迄西為小婁塘

西通盞鐵塘

公塘東南通婁塘西北出劉家河

東南塘浦之大者凡三十 吳淞江北以西起橫瀝抵

江東抵海岸

中槎浦南通虬江西北通和尚塘

下槎浦南通虬江北通走馬塘

虬江東南通吳淞江西通孫基港

庾店浦西南通虬江東通桃樹浦

走馬塘西通橫瀝東南由江灣浦入吳淞江

馬陸塘西通橫瀝東通楊涇

公孫涇西通橫瀝東通楊涇

西楊涇南至廣福分水墩北通練祁塘

東楊涇一名荻涇東南通渭浦北通練祁塘

沙浦東通吳淞江西通東楊涇

湄浦東通吳淞江西通東楊涇

大場浦南通虬江北通葑村塘

彭越浦南通虬江北通走馬塘

桃樹浦南通虬江北通走馬塘

盧涇浦南通庾店浦北通走馬塘

趙浦南通虬江北通走馬塘

鵝舩浦東通吳淞江西通小場浦

黃泥塘東通吳淞江西通小場浦

蘊藻浜東通吳淞江西通菱涇

段浦東南通吳淞江西通菱涇

江灣浦一名商量灣南通吳淞江西通小場浦

浦缺南通吳淞江北通鵝鶯浦

錢家浜一名袁張浜西南通走馬塘東通吳淞江

月浦西連馬路塘通練祁東經采淘港入海

采淘港西北通月浦東入大海

馬路塘西北連練祁塘東連月浦

界浜西入吳淞江東入于海

張家浜西入吳淞江北為李家洪海口

戴家浜西入吳淞江北為李家洪海口

史家浜西入吳淞江北為李家洪海口

東北塘浦之大者凡十一練祁塘之北起自橫漚東抵海北以刘家河為

限

雙塘南通橫漚北入劉家河

黃姑塘西通北橫漚東通界浜北入劉家河

新涇南通練祁塘北通石家塘出劉家河

殷涇塘西通北橫漚東通界浜

華亭涇南通練祁塘東北經慈滄出劉家河

蒲華塘南通練祁塘東北經慈滄出劉家河

界涇南通練祁塘北合慈滄出劉家河

顧涇港西接黃白涇港通練祁塘東入於海

川沙港南通顧涇港東北入海

黃姚港西通新涇東北合五岳塘入於海
五岳塘西連黃白涇港東入於海

嘉定幅員不百里而塘浦陂池大者以數十計次者以
數百計小者以數千計複出多岐縱橫紆直至不勝記
蓋古者治農之官疆理之密疏鑿之勤猶可見也縣額
設簿一負專董水利然簿之於民既未必疾痛相關而
民之於簿亦未必指臂相使徇名與役空文報成即鏤
冰畫脂無殊矣故自昔長吏之賢者莫不以水利為
大政額故有河夫銀三百兩曾不當三軍之囊糈餘更
無可轉移勢不得不取給民力顧小民胼胝以勤其事

巨室拱手而享其成故役者常有不樂為用之意常熟
計其便每歲必以十月預發教于四境令民各以應浚
工役列上然後躬自巡行度緩急而舉事量繁簡而鳩
工衣食之源貧富貴賤所共也自非例得優免者宜倣
他邑縉紳家貼役之意令出財佐之又必出舍河旁嚴
立期會分別勤惰即行法稍峻不得稱苛蓋令長身勞
怨以慮其始而後佐貳無私事以掣其權上夙戒而視
其成而後小民爭趨以致其力大較居此土者無一歲
之安終無百歲之計勢使然也語曰悅以使民之忘其
勞是在長民者加之意耳

張應武水利論

吾邑左浸東海松江經其前劉河統其後黃浦自東南
東合於松江之尾昔人所指以為三江者皆由以入於
海松江位二江之中載地既高而江形又直建瓴東注
自安定港至李家洪縈紆境內百有餘里塘浦左右股
引足于清水而亦無壅溢之患五季以前江鄉號稱樂
二自吳江石隄既築清水之出于湖口者日微不足以
蕩滌潮沙松江屢浚屢堙議者咸思一大治之廣數里
之江決壅出之口塞旁分之竇曠然為數百年之規然
而物力不給衆口難調近乎可言而不可行本朝疏浚

者五六公雖廣不踰十尋通不過數十年未足厭議者
之志然自江流通一日則民受一日之利他日復堙又
當有任其責者隨時量力以舒目前之急未可謂非中
策也耳目所及惟隆慶四年海忠介公寓賑濟於興作
至誠所感寮菜敬應富室樂助役夫競勸所費官金不
過五六萬疏上海南澹口至嘉定黃渡平陸六十餘里
兩月成江青水淹至葑泥自去當時以為若有神助非
盡人力也萬曆七年巡江莆田林公接疏黃渡至崑山
千墩三十餘里上流江南亦加闢焉萬曆十五年因水
災用科臣言特設專官發帑銀以開江為首務而所任

非人背公營私初至見江尚流通前人之所疏鑿可攘為後功于是酌群言不委州縣不役鄉夫獨任私人共圖欺罔托言以漸而深惟務築堤曾不運土每車肩微乾稍削芟蓋即已放水迤里而東起自安亭至宋家橋分為十段九段畢工岸無積土人以為笑談未段云海不遠潮勢湍悍屢築不成遂以頑石壓斃舟雜築之費數千金幾成而潰乃試其所製混江龍聊掩衆目而罷自知不厭衆心頗由銀還官虛告成功遷官以行而其所沉木石留碍江心潮沙依之易而凝聚未及兩載海公所疏復為平陸矣自昔開江未有若是役之無益

而有害也即今萬姓嗷々復思疏浚如望歲焉是湏廟堂主張六郡協力非一邑之所能必也邑治以四水聚為形勢東西練祁南北橫瀝形如十字交貫城中境內塘浦以百計支港以千計東引大海南引松江北引劉河西仰湖澤四面潮汐咸會邑城自松江既堙清水罕至舟楫灌溉咸資潮水宋人引清漳濁之法已不可施于今每歲所開塘浦還為潮汐之所填淤三歲而淺四歲而堙五歲又須重浚亦無一勞永逸之術所可自盡者修浚均節其間為耳酌塘浦之間要參以淺深及前浚之歲月分為五番著之一籍依次修浚周而復始無得

踰越五歲不奈則不奈矣若乃近海之區潮沙倍積出入孔道官舟重載所由或有不能待五年者所當別議然一邑不過三四不足以此而并廢經常之規也修浚之際擇民有材幹有行者分段監護必使底面四旁深淺濶狹咸中程式廢岸不善崩可支五六年以待重浚如此則民力不甚疲塘浦亦不加淤非遇颶風小旱小潦不至全歉此亦杜牧所謂上策莫如自治其與開江固並行而不悖也

田賦

夫揚州之域厥土塗泥嘉承五湖之委居三江之間定

而三面諸浦噓吸濁流朝朝夕夕日就淤淤於是言水利則苦浚治之費論田功則憂灌溉之艱故稱沙瘠之地其田不得與他州縣比自唐天寶之後江淮租庸已稱繁重固有民力竭矣之歎今考宋世蘓州之稅凡三十餘萬石迨元乃增至八十餘萬石則嘉定財賦之數亦可彷彿見矣 國家王業寔始東南而蘓州最後服蓋暴骸醜血以抗王師者十餘年 高皇帝憤其民為張氏死守籍諸豪家田入官稽其租籍以定稅科于時田有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嘉定重額至有七斗三升者民不能支後三年而蘓州積逋三十餘萬石奏上上

惻然哀之屢下寬貨之詔洪武四年詔免秋糧二百

六年八月奉旨今年三四五月間蘇州各縣小民缺食

曾教府縣鄉里接濟想那小百姓好生受原借銀米

不須還官都免了七年奉旨俸知蘇州松江嘉興

三府百姓好生缺食今歲夏稅絲綿錢麥盡行蠲免至

十三年命減其額自永樂北都輓輸道遠加耗滋多

蘇州積逋至七百九十萬石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閱

籍大駭召父老問故與知府况公鍾曲笑奏減八十餘

萬民以小康重賦所始文襄公精思民事於是創為平米法

官民田皆畫一加耗初年正米一石加耗米七斗計輸

將遠近之費為支撥支撥之餘者存積縣倉曰餘米次

年餘米多正米一石減加耗為六斗又次年餘米益多

減加耗為五斗最後令縣各立倉貯餘米白濟農倉數

年之間倉米大饒凡陂塘堰圩之役計口而給食者於

是取之江河之運不幸遭風濤亡失者得以假借農時

犁牛種食不能自給及水旱之災輒用以賑諸條約甚

具平米所始公見嘉定土薄民貧而賦與旁邑等思所以卹

之謂地產棉花而民習為布奏令出官布二十萬疋

當米一石緩至明年乃帶徵蓋布入內帑中官掌之以

備賞賚視少府水衡錢較緩公寔用以寬瘠土之民已

而割地以置太倉分布一萬五千疋正德之末撫臣為

一時那移之計以一萬疋公之宜與以四萬六千疋分

之崑山而當米一石之額一減而為八斗再減而為六斗文襄公之遺意鮮有存矣官布所始夫以蘓州為財賦之藪奸民猾吏爭窟其穴間而官民田糧輕重相懸無慮千百則易以上下其手嘉靖十五年禮部尚書顧鼎臣奏行清理是時巡撫歐陽鐸謀于知府王儀建均糧之法而知縣李資坤悉力行之乃履畝丈量圖方圓曲直之形及四至圖有圩之有甲一號于是諸弊畢出舊有虛存正米一萬八千九十石一斗六升一合二勺又有有糧無田有田無糧并無徵田蕩共一千七百七頃一十三畝五分一厘六毫計米二萬三千八百石一合二

勺統計之積米四萬一千八百九十石一斗六十二合二勺俱掛額內無從處補遞年於加耗內均色清查後改正科糧田一千六十二頃四十五畝二分計米二萬一千七百一十七石五斗四升一合俱筭入會計其條無徵虛糧田六百八十頃六十八畝三分一厘六毫計米二萬一百七十二石六斗二升一合二勺尚存案牘作正催徵撫按會題請豁得旨將兩京出監鈔等從緩錢糧抵補都察院移咨戶部誤寫兩字作南字數不相當遂至寢格十七年行牽攤法總計槩縣寔存肥瘠相等曰筭派歲用正耗平米每畝止該二斗八升以前項

虛糧額不可缺每畝均色二升以三斗為則其額麥地
歉薄田不與焉均糧本末初王公儀取戶部歲坐錢糧之自

編刻成書謂之賦役冊使後有攷焉已而歲之增甲減
已而所謂正米者其間加耗多寡輸納難易遠近絕殊

則有正米一石用加耗二石一斗六升者矣內官監曰粳糯是也

今止該一石九斗六升有正米一石用加耗一石九斗者矣府部院

粳是也今止又有一石五斗四升者矣有八斗至二斗

者矣有正米一石寔用平米一石或八斗七斗六斗三

斗充作正米一石者矣嘉靖十九年知府金公城言於

兩院近年部派之數比之舊額增者三項減者三項所

增正米三萬三千四百二十八石有奇連耗寔該平米

七萬八千五百二石有奇所減正米三萬四千三百九

十石有奇連耗寔該平米四萬七千八百九十二石有

奇以正米計之減於舊額九百六十六石有奇并耗米

計之增於舊額三萬六百一十石有奇是減者其名也

增者其寔也况該部錢糧不過此數本府派重則別府

派輕乞為轉咨戶部一從原額後巡撫都御史周公如

斗諱求賦役之弊去其太甚則蔡公國熙為守深求利

病加惻怛於民田賦漸平矣部派之差永樂中會通河城始

罷海運蘓州之糧用民運至濟寧以裏河船遞送至京

師謂之轉運農民不習河淮之事多觸風波陷沒且徑復經歲失農時勞費於正糧數倍民以為不堪用平江伯陳瑄議令民運至淮瓜洲出耗脚搬駁蘆蓆楞板之費對船貼兌與軍謂之兌運民猶以為不堪成化七年用都御史滕昭議罷淮瓜之運令官軍於水次交兌而加過江之耗所謂長運也自水利不修邑中種稻之田不能十一每歲漕糧十四萬石皆糴之境外而他邑常貯糠粃浥潤之米乘交兌方急而糶之故米色常惡而軍吏特之坐索私耗無復限制萬曆初議天下漕船三月過淮以避伏秋之水惟時漕軍臨兌無米至於借

庫借典借商一以苟且取辨而奸人獻變賣之策尤為禍首人稅去其田疇如釋械繫不復論直是時幾無以為縣矣萬曆十一年邑民以改折事上請是時邑人宗伯徐學謨為司農言民疾苦甚悉戶部下其議令以本縣正兌米十萬餘石每石改折銀七錢改兌米六千四百餘石每石改折銀六錢是時尚慮輸納後時令撫按三歲一報制可行之十年上下咸便至二十一年始請著為令報可於是皆有恋田里之心矣先是萬曆十六年兵備李公涑以會計之數端緒混淆有司多不能致其精詳於是集郡邑長叅伍討論本之部文兼攷之

故寔法有相沿者必邇其本始事有不相襲者必求其指歸定為經賦冊之成而本折起存之數徵納傾解之式章之具列吳中士民謹藏之為玉條金科經賦冊是所始時各州縣熟田平米一石該折銀四錢八分五厘六毫八忽五微六纖嘉定以漕折之故奏免輕賣蘆木板過江修河等銀一萬七千二百兩有奇比之各縣每石應減省銀四分有奇矣至二十三年知府孫公成泰以毫忽纖微煩瑣難於計筭槩以成數各屬一例每石派銀五錢則并前奏免之數亦在派內其有帶徵另項練兵貼役解扛徭里等銀則以派剩之數通融抵充故此不

見損彼不見增益百姓歲受一萬六千之賜而不知也歲出一萬六千之賦而亦不知也夫輕賣銀既奉

恩免則聖明憐恤元之之意宜宣布于下之有正供亦宜使人知之竊意正其名可矣縣有積荒之田為糧九千五百石有奇垂十餘年屢募開墾民莫之應至欲以吳淞軍為屯田亦不能行萬曆十二三年令朱公盈益議招徠遠人告佃而起科之限則土民以五年客民以十年于是草萊之中耒耜交集然民當不科之時相與媮衣食其間一旦定稅額則又鳥獸散迄無成功夫民莫不貪殖生產亦莫不畏避征歛但人情漸習之

則馴頓加之則駭二十七年韓侯參酌其宜令一縣棄田之主願墾者聽不願而諸人告佃者即以為業不聽爭三年之後不分土客先起半科至五年十年限滿各照輕重則全徵而海洫湮沒者皆治之今有所灌洩於是江南北之民爭集昔所謂不科之田大抵盡闢矣初荒糧既不得沒其額則繫之熟糧之上曰帶荒米久而錯亂名寔不相符是歲縣中清理圩號分別荒熟田與糧各有所歸初得復熟米二千八百餘石乃于三斗田畝減二合於二斗八升五合一勺二抄田畝減八合一勺二抄蓋是時會計以宋人府米折抵免荒糧故不用

以補無徵之額而用以減槩縣之糧至二十八年宋人府米折并入考成而會計亦編入熟糧內矣三十二年又查陞復熟米四千五百餘石前後凡八千三百餘石蓋合不科荒田與塗蕩新墾者也夫荒米類不派本色皆八折色中為停徵而以通縣熟米覆蓋之既熟之後雖于驗派之數無所減而於徵收之數少有所寬復熟米條編之法行則歲中出入無慮數十萬而宿猾不得有所支吾蓋歲貢之目有京庫有里甲有均徭有兵餉旧以糧長主辨京庫而有掌收者謂之折白收頭則有稅糧縣總計之以里長主辨里甲均徭而又有掌收

者謂之均徭收頭則又有均徭縣摠之計之又有練兵書手摠練兵之餉出於民者一也而其名多端則多置冊籍可以藏匿可以長奸譬以千金盡置之一堂而摠其出入之數雖有點者莫敢染指焉分置之三室而以三人主之又教以挹彼注茲往來假借必有窈金者矣條編之法其數既定則為循簿二一以收之官環一以付之吏互相對驗一日之內細收若干摠收若干不待明者而知其異同也一歲之內收數若干放數若干亦不待明者而知其存積也大府會計之下常苦後時而縣中起徵常在於十月之初約計平米一石先

徵銀三錢三分者四分謂之冬季銀明年正月徵北運米二月徵軍儲米三四月徵折色謂之春季銀蓋徵折色則停本色徵本色則停折色農事興則槩停徵而以官布等為九月之賦蓋視其緩急而先後之乃民間頗言韓侯知閭閻疾痛若家視而戶聽之獨以官布入條編萬一後來者因是而取盈焉奈吾民何解之者曰爾能使官布不入條編也亦能使不入會計乎苟哀斯人雖在會計之內亦可緩也倘無其心雖在條編之外亦可徵也乃別置簿書更為期會弊所由生矣條編糧長法初定之時每扇以皂隸一人押之謂之押班每十扇復

以皂隸一人搃押之謂之搃牌此二者卒歲之計常取之糧長糧民輸納如期固不待追呼頑民負國課雖日押之何益蓋有臨限無分毫納官而不能不以銀錢酒肉勞惜皂隸又夏取醬麥冬取絮花皆乘舟沿戶而索之自二十七年革不復用惟本扇首名率諸糧長以赴期會而每扇置火票二三張納如限數者徑歸頑戶多欠者糧長填所欠數於票即付長賦者令送置其家納如數乃得銷票猶不完者始繫治之糧長有畢事而不識胥徒之面人戶有畢歲而不見比較之法者蓋法簡民安而私費幾絕矣比較法夫蘓州當宋時固已稱

重賦之地矣今嘉定蕞爾之地而其賦遠過當時一郡之數加以兵凶重以暴政而民猶得父子相保者則漕折之功哉今五六年來田野益闢垣屋益廣則去繁苛之條立平易之法而徵徭不擾之效居多也民生其間謹身節用勤修稼穡之事業亦可以稱太平之民矣通邑之區為都凡二十有四而在十六七九者最稱硤寔不任重賦前者征税緩為停三而新故遞淹上緩之下逾逋之至欲著為令甲并一切蠲其里役彼獨匪民也哉衆口之沸所由來矣余視事六載覃恩博議調劑均輸與之更始然猶歲苦負額敲撲日聞豈其中奸氓

君國利病書 卷二十一
藉口寡人陽扞法而陰自封侈者不盡無哉然余嘗訪故老謂彼中田最上者值不登一兩而他郡或倍之此亦足以徵地利也

徭役

唐定租庸調之制謂有田則有租有戶則有調有丁則有庸然天下男子年十八以上給田百畝則庸調所出未嘗不取之於田而宋世遂謂排年任役率田供費故免役之法畝稅一錢則賦役之同出于田久矣獨其名異耳 高皇帝起于畝畝由心民事洪武三年 詔戶部籍天下戶口謂之戶帖歲祀南郊陳之壇下用荐

于天祭畢而藏之十四年 詔天下十年一編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為里惟丁糧多者十戶為長餘百戶為十甲歲後里長一人攝一里之事十年而周終而復始故曰排年冊成貯之後湖御史一人給事中二人監督簡校之蓋其重也於是戶有四等曰軍曰民曰匠曰灶役有三等以戶計曰里甲朝會燕享養賢育孤諸典禮之費出焉以丁計曰均徭自輦轂下以至郡縣有司百執事之費出焉非時徭曰雜泛其事輕重繁簡遠近不啻十百役無常歲縣自為差次焉均徭之別有二曰銀差入銀于官之為召募以充役者也曰力差身親充役

不得願代者也初嘉定之為役有四曰糧長曰塘長曰

里長曰老人

糧塘老人皆雜泛惟里長為正役

而沿革損益之變以時

移益

以下言糧長

蓋

高皇帝念賦稅關國重計凡民既富

方穀乃以殷寔戶充糧長督其鄉租稅多者萬石少者

乃數千石部輸入京往之得召見一語稱旨輒復拜

官當時父兄之訓其子弟以能充糧長者為賢而不慕

科第之榮蓋有累世相承不易者官之百役以身任

之而不以及其細戶細戶得以父子相保男樂耕耘女

勤織紡老死不見縣門故民淳事簡家中嘗有數年之

蓄其間為侵漁者或有也蓋大詔言嘉定糧長金仲

芳巧取於民凡十八條卒伏重誅而終不以一青易大

政永樂以後漸用歲更宣德初戶部言糧長歲更頑

民玩之故多負租請如舊便至嘉靖中為抑強扶弱之

法糧長不獨任大家以中戶輪充初輪充者如得美官

已而納粟於倉投銀于櫃老人槩斛法令一新糧長大

抵破家則輪充又為朋充朋充有三四人或五六或八

九而民間以糧長為大害奸民報役者遂因以為利蓋

糧長既不論丁糧而論家貴家賈高下非有憑也故每

歲夏秋之間千金之家無寧居者如役本應在甲則報

者先唱乙次及丙及丁各得賄滿意而後以甲聞萬曆

十一年縣令朱公廷益以里長排年充役自一六而二七而三八而四九而五十之歲再更亦會漕折事行而糧長之禍幾熄然排年之由有千畝而上者有十畝而下者無田而役弱者不能支狡者更漁獵以為利二十年當大造令韓侯浚謂均田則可以均役一縣之田勢不可得均而就所在一扇之中計田若干應編排年若干一以田為準于是貧者得以息肩一縣之賦有軍運有民運軍運既罷而民運有南糧有北糧有官布郡守蔡公國熙以為民去田畝捐家室而遡江逾河犯風濤之險一不戒則覆家殞身故給車船盤用之直常

浮於所費幸而波濤不驚檣楫完好輸納之外尚有餘資于是民間常請托求之而費不中差者往亦冒入其中上之人惡其爭趨之也歲之稍加裁抑而南運道近尚可支吾北運往返萬里外會有權稅之詔由江淮而北達于京師中使多置無賴以為爪牙如貪狼餒虎無慮數十處轉輸上供之米比於雜貨所權寺於商人抵漕之日又不得以時入倉北地早寒一夕凍合賃屋貯米須明年冰解乃入故役之繁重莫過北運官布類入內庫中官主收之以入賄之多寡為美惡揀換刁蹬常經數歲不得畢事至有死者萬曆二十八

年始議官解而典史杜仕浩坐布不中額繫獄夫官非能自買也必托之胥徒胥徒必托之牙行輾轉之間其費已甚當解京時復無贏餘之財以佐駁換之用遂至窘辱然始為民病繼則為官病。民官為之恤病官而誰與恤哉。舊編北運十六人韓侯浚閔其繁苦乃議編三十人願役者與不願役而願貼銀者聽令有以相佐且謂糴米于冬其價平春米于冬其粒圓徐而願船可得堅緻徐而召夫可得善良於是以前歲暮先給夫船水脚之直而本名冬銀聽以買米蓋入春而輓輸所須皆辦但漕河故事軍運一舡不過淮則民船不得行故

艤舟淮陰經數十日而漕軍方徘徊瓜儀間市竹木雜物民之無告豈一事哉。驟故不產米勢必買之他境入而復出已費不貲故往苦盤驗之累夫充是役者必得有力之家則人自為計無俟譏察矣。如營充之弊未絕上即多方稽之彼亦多方應之無益也。今數年來擇人而後聽其便宜事無不集奈何繼胥吏追呼以滋擾哉。又以役者必多田之家多田則有充四五甲至十甲者矣。自五甲而上無歲不役故更重役者則明年若又明年率以輕役休息之。或掛名官布官布既已官解寔為空役也。三十二年巡撫曹公時聘以北運諸糧長依

冰負雪自冬徂春良苦每船加守凍銀五十兩以恤之
蓋其疾痛聞于上皆思噢咻之矣議者謂北運米畝不
過升合耳稍高其價畝不過厘毫耳百畝之家歲出一
錢不足為患而使一縣行役者無破家之憂不亦善乎
練兵批頭者既主吳淞犒師之事又令置買汎米以給
將士出洋之餉盤剝交兌固不勝擾而所給米價復不
準時直故抑損之于是有糴米千石而賠賤不啻百石
者矣夫公家者百石曹不足為有無庶民之家橫出百
若能無億乎窳謂 國家不得已而役民耳豈故令出
私財以佐之哉

以下言塘長

國初無塘長之名其後始置而

縣之諸浦常為潮沙淤沒故塘長勞勩比之旁邑獨甚
往來岸水責之里長築堤責之老人而豪有力之家類
不赴工今起夫之數一準於田而於該甲排年中以丁
糧多者一二人充塘長督一扇之排年而排年各率一
甲之夫蓋任事者多則功易集為夫者少則頑者無由
規避故非例得優免者莫不趨事矣

以下里長

嘉靖十六

年郡守王公儀曾為縣令深悉民所苦通計一縣里甲
備用之數為銀一千一百七十二兩均徭以銀差者為
銀四千二百五十五兩有奇以力差者為銀五千一百
六十八兩有奇乃計丁而編之丁出一分計田而編之

畝出七厘七毫計灘池塗蕩而編之畝出四厘凡得一萬一千六百九十一兩有奇適償前數載之於書曰賦後冊十九年縣令馬公麟以田畝所編為重而縣有科麥地六百一十二頃有奇均糧之法所不及也于一縣之田獨為輕則乃畝加一斗六升八合九勺五抄凡得銀五千一百七十七兩有奇以四分之一抵十六十七都荒田無徵之額以四分之三入之里甲均徭視昔所編者少減矣但丁田銀既輸于官而庫子斗級解戶禁子之類最為民禍者終不可得募復于該年摘撥而給其直當時以為陽革陰用歲均徭也三十六年縣令

楊公旦請復十年一審之舊而王公儀所為精思遠慮以立宜民之法幾至寢廢而不行後巡撫海忠介公瑞求民所苦郡守蔡公國熙悉閭閻之隱乃以吏守倉庫

吏守倉則罷斗級
守庫則罷庫子

而解戶所應輸者上之府，遣官類

輸之京師所編丁田銀大略同賦後冊百年之弊一旦湔洗無餘誠大快也然折銀解府庫猶歲用糧長二十四人領解賠贖不貲二十七年韓侯浚始用官若吏而以銷銀匠婦之夫人相習則不能相欺一歲中司庫之吏與銀匠接事者無慮十數是以如式而止勢不得橫索蓋與鄉民歲更而暫至者不同也里長排年之法一縣

共之而在城九畜四門催糧之外例不與諸役凡上司行部若縣衙所須帳幃被褥几案坐卧之具及飲食器于是取之凡有所需非有常數盖彷彿庫子之餘也二十八年韓侯浚議官自置供張諸物一不以及民會為監司裁損故諸用物未得盡備而春秋享祀鄉飲習儀及守諸公署勢不得不役人乃計召募之費通城內外供之歲出銀四十六兩八錢而事辦

以下言
老人

國初里

編老人一人得參議民間利害及政事得失上謂之方巾御史後鄉都有婚姻田土之訟輒用平其曲直最後則供交際之事督與作之役及料理諸瑣尾而已

當時頗以殷寔戶充之往為吏胥求索有破家者萬曆十三年朱公廷益議不復置縣有興革之役則用居民以大姓有行義者充之事畢而罷凡諸給使代以義民義民者多市人也習見官府之事蓋國家今有祇應巡攔不得用殷寔戶但用市人乃知慮深遠矣所謂排門夫者一城之中比屋而編之者也晝供營膳夜充巡守類不及大族富人而販夫傭客一月之內強半不得寧居今議通編邑屋間架士大夫以次優免餘令出銀有差用以和願作使謂之火夫大家輸錢未足為病貧者受直適足以餬其口矣夫里甲均徭同出于丁田

是二者合而為一也倉庫解戶徭不及民餘凡繁簡輕重之事皆為願役則是銀差力差合而為一也糧塘之長排年輪充是正役雜役合而為一也一者一出于丁田也然農人不苦其加賦而樂其寧一之効及承值奔走之事悉不以煩民而闐闐晏然得安枕矣由是觀之其事跡寡其民弥安自然之勢也此蓋國家靈長之連而前後賢公卿大夫所以更制易令以安集吾民者百世賴之胡可忘哉夫祖宗之制沿革多矣乃法不足以懲凶慝而足以裒善良于上無涓埃之益於下有丘山之損者解軍是也國初欲寔邊伍凡遣戍者該里為辨

裝復欲均其勞費

則通邑縣而輸解之夫犯法至

遣戍者多勇悍險賊人也里排必平民也無異羊將狼矣審解之日軍必先索資財以為私費軒然謂足以制解者生死之命而解者亦惴然自以為生死由之其費常逾百金幸及到衛指揮以下或利軍刀筆延為數上賓而反訶詰解軍者甚者家桮械若犯重法囊中不留一錢或假貸奉之乃幸無事軍已入賄以差為名歸家安坐而解者尚守批文動經歲月是作奸犯科者軍也流離蕩析者解軍也嘉定之法屢變而益善獨此為民禍是在愷悌君子哀而為之所耳

鹽課

清浦場 國初額設排催七十三名灶戶五千七百餘
丁草蕩二萬六千餘畝歲辦課銀一千一百七十七兩
三錢一分二厘水鄉蕩銀七十七兩四錢七分五厘歲
督採樵煎辦與沿海三十六場一例照引給商嘉靖以
後海潮內浸壞蕩坍沅水不成鹽商引遂絕而歲辦銀
課如前加以二十二三等年兵燹死徙灶丁亡者過半
隆萬以來排催歲受賠累無不破家後奉以漲補坍之
例告將本蕩對港崇明排草沙場撥補是時本縣高
侯荐崇明何侯懋官奉嵯使者檄行會勘具悉灶戶疾

苦議將崇明備用羨餘新漲沙塗二項共銀八百七十
七兩三錢撥補本場額課而水鄉銀亦即于各灶優免
丁田內編徵隸縣司徵解而本場止歲辦課銀三百兩
而已

韓邃之曰往者濱海之民多煮鹽以為利今海味淡
而利悉歸於崇明乃灶戶猶歲輸鹽課青浦猶虛設
場官民與國交病焉且民灶雜處灶戶率囂訟而鹽
司多冗雜動相稱詰驅良民而弃之即令長無從致
詰譚者謂宜汰其官摠其課隸縣簿主之類解運司
古稱省事莫若省官利民亦以利國侯觀風者採而

行焉

王錫爵永折漕糧碑記

揚州之藪澤曰具區三吳之水所潴也而嘉定謂之門戶吳淞南襟婁江北帶皆在數十里之內故滛潦汎濫之禍常為諸縣最然而其民曾不得灌溉之利米穀之入尚不足以自飽而歲出十四萬石以漕京師非取之他縣不能辦也蓋他縣之水皆江湖之清波而嘉定獨潮汐之所出入濁泥浮沙日有積焉余嘗攷其他志塘浦之在界中者凡三千餘昔人以治水為大政故二百年嘗通流不廢正嘉之際其遺力猶有存者至於今湮

沒者十八九其存者如衣帶而已是以其民獨托命於木棉木棉之性喜與水田相代而嘉定之植嘉十年不能易也寧復有善收乎况海波之漂蕩颶風之搖撼累十年無一二免者豈其民之樂之哉地勢固然也加以米不土出常不能豫具以待事運船之至城下舳舻相次如魚鱗而倉庾尚無梯粒於是四方糠粃浥潤之米一入其境價必翔踴而軍士動以米惡為辭所以催抑之百端盖有以二石當一石者而民之用極矣軍士喜於所得之過當輒以其贏餘為嬉遊飲博之用而春夏鬱蒸之時米敗腐如始煤颺簸篩之日有至折閱不

支者要亦非軍士之利也慶曆之際四境荒蕪之田無慮數萬畝老稚提携而去者項背相望議者以為數年之後殆不可以為縣歲癸未民瞿仁等具狀大司農請易漕糧以銀廢幾遺民尚可自存行巡撫郭公恩極巡按邢公侗會言於上下大司農議覆為便自萬曆十二年始徵銀第歲之奏聞後二年乃令三歲一請行之十年而荒茅葑蕪墾有新田頽垣廢井創有新廬顧民猶盼之為懼一旦恐恩命之中輟也當奏請之歲輒動色相恐縣令王君福徵知閭閻之隱以為民不安其土不可以為理乃集其耆老而謀所以與民永久之計

於是民徐行等相率伏闕上書言蒙恩改折漕糧以來已十餘年有利于民無病于國甚明惟愚民懼於交兑之害而過疑上恩之不可恃也多懷去就無戀之獻畝之心惟上裁哀章下大司農大司農與巡撫趙公可懷巡按鹿公久徵叅議之報如行等言是有旨着為令而嘉定之民所以歌舞之可知也余惟國家轉輸東南四百萬之粟以給京師歷江淮河衛之險驚風駭浪朝不謀夕文武之臣奔走其事而軍士蒙犯霜露經歷寒暑計十萬石之費蓋不貲矣然京衛之士曾不待米而飽太倉之粟朝受而夕糶之意在得銀錢

耳其價亦不能太過產米之地也夫水田之利率未可就而黍稷菽麥皆京師之人饗殮旦夕之所常食也誠於豐歲增價糴百萬以佐東南之漕使北方之民亦無傷農之病于京畿錢穀之時出以與米兼支而願受銀錢者準改折價以給焉其勢必爭欲得之夫為國計者獨使太倉之蓄不虛而已何必轉吳越之未于燕市乎即無論嘉定居漕糧四十分之一不足以為重輕蓋改折寔利于民亦利于國也王君求余文以紀其事宣上恩也且使後之人有攷焉嘉定歲運漕糧一十萬六千四百九十石有奇正兌一石加耗四斗故每石折

銀七錢改兌一石加耗三斗二升今議裁一斗二升故每石折銀六錢凡折銀七萬三千九百兩有奇其輕賈蘆蓆木板之費皆免與改兌所裁之米共為銀一萬六千一百七十兩有奇於乎上恩大矣賢有司之澤亦遠矣

兵防考

嘉定在江海之間天下有事非必爭之地往者江淮以南閩粵以北暴國蔽野而兵燹之禍不及焉然東晉時劉徵以浮海入婁孫恩出沒海上袁崧築滬瀆壘宋南渡都臨安完顏亮欲從海道窺兩浙則嘉

定遂為重地及李全作亂亦虞其承宥吳淞蓋中原
波蕩則不為用武之地海寇憑陵輒為禍先故宋元
之末終不被兵惟張氏之敗上海人錢鶴臯欲以螳
螂之斧一當太阿誘狂邑子弟蓋有死于外者及
王師入城市不易肆老幼倚門而觀之是後瀕海奸
民吳兵萑葦然皆鰥寡之醜條而糜爛矣迨倭夷
內閔禍首發于嘉定數年之內肝腦塗鋒必脂髓充
供億閭閻蕭然累世休息生息之澤盡矣夫金城湯
池熊席守之無食不可以久縣不產米仰食四方夏
麥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載米而來者舳舻相御也中

人之家朝炊夕爨負米而入者項背相望也倘令金
鼓一震矣石交加城門十日不啟飢人號呼得不自
亂乎被倭之處城陷者數矣大抵攻破者少齧破者
多賊常執鄉民而使之偵伺倘質其父子妻子陰令
入城何事不可為夫驅市人于矢石之間欲勒以兵
法未易也雖人情莫不顧其室家而受兵登陴之人
多販夫傭客未必有擔石之儲妻子之戀非給之以
恩齊之以法未可卒用而士大夫之家亦必時時相
與勞苦不惜愛子介弟參於行伍之間夫如是可
使百姓喜勇而効力此城守者不可不知也賊一船

之中驍捷者不過二三人然吾主彼客而不可得困者多鄉導也我衆彼寡而不可得圍者善分鬮也因粮于我而不可得飢者吳地不得清野也臨陣之際狙狡百端雖十人出戰必分三四人為奇兵離合前後使人不知所備我衆整而不可乱或以所擄金銀諸物投之戰士不悟自相躡踐因乘其亂而敗之此野戰者不可不知也方事之殷徵兵四方東蘭南丹永順保靖諸蠻夷兵至者無慮數萬人而嘉定民兵常在其間邑民嚴民兄弟五人各有胆勇每戰為先登其後數犯法皆誅死故功名不立後言兵者輒言

太倉嘉明崇明之沙兵是知嘉定不患無兵而在蓄養兵之財不患無財而在行富民之政然豈有司之事也哉

戎鎮

洪武之世號為天地重關德被六合武暢百蛮四夷君長稽顙恐後而倭奴最爾之醜類躑躅于波濤間東南並海州縣時被其毒信國公和已老上強起之令視沿海形勢凡築三十九城復遣魏國公輝祖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江夏侯周德興治兵海上遣都督商嵩楊文劉德出戰此皆元勳宿將國之席臣謀之數年

不克底定又遣南雄侯趙庸招撫漁丁蛋戶販鹽之徒為水軍至數萬人蓋倭奴天性狡猾以剽劫為俗而溟海萬里因風力乘潮候倏忽不可踪蹟所謂來如風雨去如絕絃猶不足以踰之故武備既設時復跳梁譬之勇者驅虎豹戮鯨鯢而不能禁蚊虻之噴噬無足怪者吳淞外控竹箔內捍蘓松非獨為嘉定蔽也廼者江南置鎮始于嘉靖八年若十九年江海有警嘗設總兵官駐常熟之福山尋移鎮江已復往來儀真瓜步事平而罷壬子之變禍始吳淞明年遂入其城蓋兵木甲朽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是時南京給事中項涇請設副總

兵于金山 制可而邳州湯克寬寔領協守之任及處州盧鏜來代猶居縣城後乃移駐吳淞至叙南劉顯再來臨鎮始改協守曰鎮守蓋尊重矣兵興之初湯盧最稱善將是後俞大猷劉顯戚繼光郭成並著威名惟戚公來嘗作鎮則所謂水陸要衝南可以援金山之急北可以扼長江之險故常以熊羆之士守之耳三十二年添設金山叅將分守蘓松增置把總四員以守南匯吳淞劉河京口三十八年始 命總兵官專駐吳淞居中調度明年勅凡內地守備衛所俱隸之又改置南洋遊兵都司北洋遊兵都司又設柘林川沙把總蓋 國家

重根本之地故師中之命不啻三錫矣夫折東之定海浙西之述浦直隸之吳淞若人家有東西戶耳一方夫守其禍共之議者莫不言禦倭于海謂之上策竹箔沙者吳淞之屏蔽也其外為羊山為陳錢皆倭奴之所從入而南自浙江之界北至於大江沿海砂磧多可登岸邀之初至謂之中策往者國家懲忘戰之害不受養士之費故吳淞水陸兵精為天下最垣墉既固堂室自安固其宜也自是以來當事者不欲以徭重役之民厚奉韜戈橐矢之士故舢舨之數甲冑之夫時有增汰矣夫義烏陸兵之精者也江淮間鹽徒漁戶水兵之精者也南北皆在千里之內一旦有事置十萬金於軍門則壯士萬人可以立致顧此費安從出哉

城池

吳淞所城在縣治東四十里周一千一百六十步初去海三里而近潮汐侵齧東北漸傾嘉靖十九年兵備副使王儀議移于舊城西南一里三十一年島夷犯境巡撫御史尚維持以上城難守檄知縣楊旦改甃以甃周七百九十丈

寶山所城在縣東南清浦鎮舊名清浦早寨嘉靖三十二年更名協守吳淞中千戶所萬曆五年增築新城周

二厘九分更名寶山千戶所

鎮臣

鎮守南直隸江南地方副總兵官署都指揮僉事一員

陸營中軍把總以都指揮統行事署指揮僉事一員

萬曆九年設

水營中軍把總以都指揮統行事署指揮僉事一員

嘉靖三十六年設

遊兵營把總以都指揮統行事署指揮僉事一員
萬曆三年設

三年設

用兵之道不識遠近之勢者不可以制敵不識衆寡之

用者不可以決勝 國初殪方於越殲張于吳其餘孽

多止匿海外說倭奴以為寇之利當其時竊發東南者

多不過數百人烏合獸散視所不備者則得志焉故置

守吳淞復分戍清浦即今宝山所譬之脩穿窬者間曠之處

多為藩 而已嘉靖中賊之來者舳艫連雲鋒刃耀日

萬室之邑三軍之衆往之嬰城自守乃欲以數百人逆

其至邀其歸不亦難乎蓋吳淞之漬前事之明鑒也自

鎮以來屹然遂為三吳之鎖鑰矣乃寶山孤懸江海之

間守則難固援則難達萬一蹉跌所謂藉寇兵賫盜糧

者也語有之五指之更彈不如奮掌之一扶故兵制曰無

所不分則無所不寡今智計之士謂宜并于吳淞蓋分則俱弱合則並強自然之勢也且文皇帝遣使異國乃築寶山以識出入之道非所以防盜也設賊欲寇蘄州輒望此山而泊當時半淪於海居人以為天幸天祖宗之法不得不變者多矣乃者利害之形昭々可覩胡不熟計哉

戰艦

福船最大可容百人底尖上潤昂首聳尾其行全倚風力矢石火炮皆俯瞰而發敵舟相直輒衝壓沉之然回翔不便不能逼岸而泊須藉哨船接渡

草撇即福船之小者

蒼船隘於福船而濶於沙船首尾相弔帆檣兼用順風揚帆風息盪櫓輕便易使曲港淺沙此為利器可接濟福船之所不及

唏船一名八漿碩尾俱尖而喫水甚淺漿櫓交發其行如飛可供哨探之用風潮順逆皆可使也

網梭船形如織梭竹檣布帆容僅三四人中藏鳥銃蟻集鳥散頗便攻擊裡港窄河尤所利也

沙船能使闔風行淺水以其底平也沙民駕之

兵器

藤篾取其輕捷可代甲冑之用覽如壁閃如電施之田
塍泥雨中尤便

標鎗稠木細竹皆可為之前重後輕前粗後細非兩船
相逼不可輕發

長鎗本粗末細又重不逾兩

猿筦用毛竹長而多管者末銳也包鉄如小鎗傍由長
刺火熨油灌一直一鈎傳以毒藥中者立斃

海上長枝
四者為最

火器

佛朗机國名也正德中國人來貢携有此銳因以為式

鑄發諸邊每座重可二百斤用提銃三個每個重三十
斤鉛子一個約重十兩用以守營門破關隘擴之曰發
鑿約之曰鉛錫銃則中國所做而為之也

鳥銃自西番來以鉛鉄為管木索承之中貯鉛彈所擊
洞穿

百子銃狀如鳥銃而幹短口寬中容百彈藥然齊發漫
空中分遠出四五里

木筒火藥用桶承火藥傾入賊舟因風縱火之器

噴筒截竹為之貯藥推緊發高十餘丈遠三四十步粘
帆輒焚不可備禦

火繩每繩用二人扯之為守城第一器

六合炮勢極威猛所中無不米爛然製造稍不如法即易裂

按火器極多而舟師所利數種稱最賊所恃止鳥銃
雙刀弓矢雙刀隔舟無所施技鳥銃每舟止三四門
耳而風濤播蕩取準極難其弓矢與中國不同矢頭
重而尾輕弓身長而發緩易於趨避中國無論兵械
而火器之製多不可紀以百攻一取勝何難哉

汛期

海洋要害莫過陳錢倭舟來率以此為停汲之所覘伺

風候以決所向如東北風利則向大衢西行過烏沙門

犯蘇過此則羊山矣羊山去鎮城猶數千里為竹箔外

藩春時魚州鱗集無慮萬艘賊艇襍入其中輒咨標掠

乘東南利風徑日何遠竹箔竹箔在崇明南徽與高家

嘴相對賊所必由從此西向則吳淞首禍北向則劉河

受敵於此置重兵為扼之使不得度而江南可以高枕

矣至於寶山尤收泊標識異時 文皇帝以海運茫無

涯溪築此示準而賊遂望為指歸守此可以絕其登陸

凡備禦哨偵分布宜嚴歲以二月下旬調遣游兵水營

諸軍出守羊山陳錢蒲壘蘓寶馬蹟竹箔稗草李家

部國刊兩書 卷二十一 江南 四一

洪馬沙墩等處而把總親率中軍往來督察遠至落華花
腦外洋而陸兵嵩守寶山沙川餘聽隨宜策應至五月
終旬而罷秋防止于內地巡緝盜盜此汛期之大畧也
知縣楊旦條陳五事

其三重水戰

今日之慎守藩籬者惟有水戰一節耳今吳淞江劉家
河福山港青村南匯等處皆有福船蒼船沙船以為哨
守分布非不密也但海洋空濶不守要害則賊來不能
知賊去不能追縱使能追亦已晚矣且賊船之來乘風
渡海勢難聯絡飄蕩既久筋力困怠故必於陳錢山丁

興馬跡等山會集調理數日方始入寇為今之計如大
樣福船各港共得幾十隻此船惟利于深水大洋則為
之修其貢具堅其蓬纜預給兩月口糧得熟慣忠勇將
官一二員率領各船直至陳錢馬跡羊山等處擇其避
風粵港停泊窺伺以小巡船十隻四面哨探遇賊流來
則擊之此第一層藩籬也但此計雖善而勞險難行人
多阻之咸謂海島中不可泊船是以計雖善而終不行
也其次樣蒼船各港共得幾百隻此船極利于乘風巡
哨則為之分為三班每日一班出哨直出高家嘴外如
一班三十隻遇賊來時則以二十九隻與賊對敵其一

隻飛回本港通報盡發各船出應此第二層藩籬也其小樣沙船惟利于沿涯淺水則亦分與信地延袤往來巡哨遇賊來時有福船所不盡剿蒼船所不盡禦者則沙船共擊之不使登岸此第三層藩籬也沙船又不能禦賊有登岸者始以旱兵勦之此第四層藩籬也如此賊來雖多恐登岸者少矣

其四據險要

夫浙江與直隸地不同而備禦之法亦宜有異卑職生於浙東之瀕海官于直隸之隸海其間形勢險阻皆目覩其詳而非按圖遙度者也浙東自溫台延袤至寧紹

一帶皆有海塘田南海低內河與外海不相通塘外有沙塗少者十餘里多者二三十里畧無港汊可以灣泊賊船若至百姓望見皆收其資貨挈其妻孥豫先走避賊至爛塗二三十里力已怠倦及至民家擄無所得船泊海海灘潮退則閣淺遇風則打碎是以浙東倭患畧少者非兵之強備之善職此故耳若浙西與直隸自乍浦青浦南匯以至上海嘉定太倉常熟江陰靖江延袤一帶內河與外海相通一里之內有港三四皆可以停舟避風塘外無沙塗賊船倏忽直抵海岸民不及知知不及避擄有所得則因糧於我結為巢穴官兵攻之

則彼據其險我失其利及其深入則結夥數千勢莫能禦是以蔓延而不可遏也故浙東防禦之法止於定海普陀滙海三江等處各得數十兵船以守之即可以無事矣若直隸沿海一帶乘今賊退之時急宜設備如吳淞江劉家等港極大者已有兵船抵禦其餘港汊如柘林七八團青水窪等處皆須設堵塞或旋樁于港口投以連根大木或泊舟于窪內使我先據其險其海岸上每三十里內擇要害之地屯兵一枝各縣各率其人民各守其封域其勢大不能支者軍門發兵勦之必須初登海岸乘其飢倦勢易為圖若既登岸後即難為力矣此據險要者誠今日之急務也

風俗

蘓州當江淮嶺海楚蜀之走集其人浮遊逐末奇技淫巧之所出也嘉定瀕海而處四方賓客商賈之所不至民生鮮見外事猶有淳朴之風焉其士以讀書談道通古今為賢不獨為應世之文而已縉紳之徒與布衣齒大家婚嫁耻于論財朋友死而貧者為之經紀其喪撫其遺孤為農者力於稼穡不習商賈之事謂租稅先入官者為良民子弟不修其業而六博飲酒者眾皆賤之婦女勤紡織早作夜休一月常得四十五日為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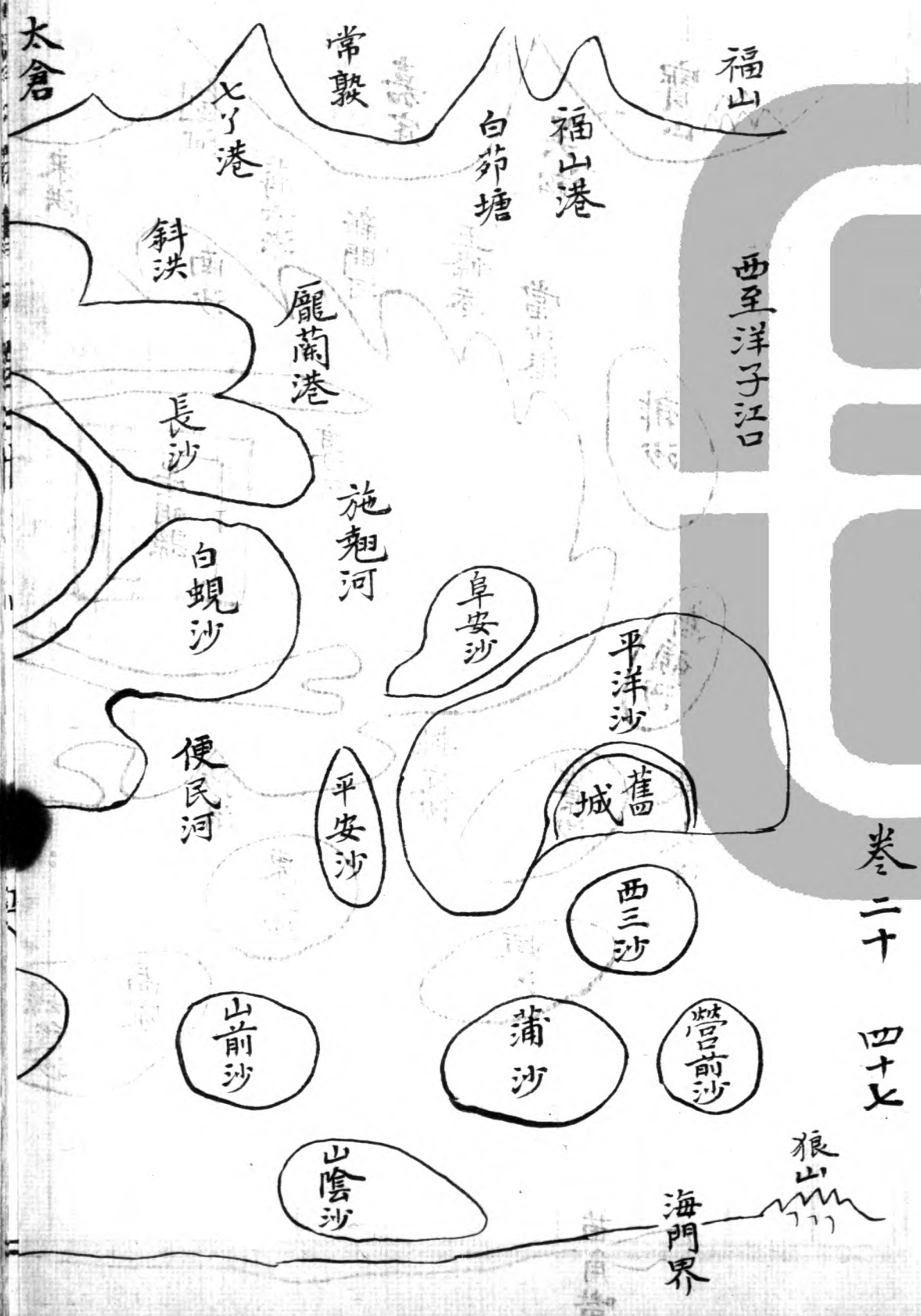
家望族女子不宴會不游行街巷此皆流風善俗之可紀者也若夫富室名客頗以飲饌相高水陸之珍常至方丈至於中人亦慕效之一會之費常耗數月之食喪葬之家置酒留客若有嘉賓喪車之前綵亭綉帳炫耀道途聊誇市童不顧雅道數十年前後輩見前輩必嚴重之有行義者奉以為楷模迹者漸成侮老之習即不得不貌敬者背復姍笑之浮薄群處議論風生多不依于名教而意未必然或假非義之義陽作標榜大家僕多至萬指平居乘氣為橫鄉里及主氣衰落則掉臂不顧至於中人之家撫養有恩或至長子育孫而一

旦叛去恣意毆詈甚且搽戈入室焉又有傾險狡悍之甚者上官欲察州里之豪不能不假耳目而奸人常為之窟欲中害人者陰行賂賄置怨家其中羅織罪狀暗投陷穽及對簿上之人雖心知其寃終不得釋其人揚揚然謂執一縣生死之柄上至長吏猶或陰持短長伺間肆螫名曰訪行市井惡少恃勇力辨口什伍為群欲侵暴人者輒陰賂之令於怨家所在陽相觸忤因群毆之則又誣立不根之詞以其黨為証佐非出金帛厚謝之不得解名曰打行告訐成風一家有事閭巷輒蜂起連數十人為一黨連數十事為一詞非必真負寃抑特

欲魚肉之以為利耳名曰連名設呈睚眦之憾或先有借貸邂逅一家之內有死者輒以告官某人不服則求檢驗檢驗則無不破家矣其言曰人命無真假只在原告不肯罷江東之民與灶戶雜居黠者欲凌愚弱輒以灶籍訟之運司運司懸隔數百里外一經勾攝親戚哭別如赴市曹既至私幽之假處進無對簿之期退乏養殮之資動延歲月多縲紲以死者漕折以來田價倍增故民間訟事多起于贖田既經明禁不得言田事則據為游詞無一語及田而良民不習置對不能與辨或有妻子杖淚而還契券者若其人能自直于官則誣告者

往之抵罪蓋亦有兩家俱破者至於瀕海強梁去邑遼遠忿恚所積狠于戈矛或昏夜縱火焚其廬舍或俟花稻已成一夕芟夷之名曰撒青市中交易未曉而集每歲棉花入市牙行多聚少年以為羽翼携燈攔接鄉民莫知所適搶攘之間甚至亡失貨物其狡者多用贗銀有攏銅弔鐵灌鉛淡底三傾鍊熟諸色溷雜貿易欺侮愚訥或空腹而往慟哭而歸無所告訴城市無賴率尚博賭夜聚曉散在在成夥釀成奸盜食肆之盛瓊錯畢備侑以歌舞巨室僮僕公門廝役厭飫其中一飽之餘捐金成笏食者嬉咲而主者痛心皆比來惡俗猶幸嚴

為之禁庶幾屏息焉



卷二十 四十七



崇明縣志

協守地方把總一員

守禦千戶五員

百戶二十員

蒼船七隻

由福建改造

沙船三十隻

舊額二十隻萬曆三十年今縣令張公因地方險要申請新增十隻

槳船五隻

唬船十六隻

帆用布槳用八海
洋中往來極便

划船五隻

形狀如小

已上諸船分為兩哨統領官二員

永樂十四年倭賊入城擄殺官民三百餘人千戶徐死於難

弘治十五年施天泰鈕東山據半洋馬腰二沙為梗居民罹害巡撫艾璞知府林世遠知縣陳元憲協謀勦捕改半洋沙為平洋沙馬腰沙為安沙

嘉靖十九年南沙人王艮松江人秦璠合黨搆亂兵備王儀提兵湯慶發兵勦滅

三十二年四月倭寇登南沙盤據經年長享諸沙密迓罹害者民施珽率兵力戰死之陣亡者千人

三十三年四月初十日倭寇登水竇港劫燒殺死無數

五月初三日攻東南水門勇兵陸朋戰死百戶田九疇斬首若干初七日夜攻東北柵城陷知縣唐一岑之死

三十四年四月七日倭寇登平洋沙燒燬劫殺攻新城東門甚急署縣事本州同知張魁署所事千戶陳炮協力守死

三十六年倭寇登營前沙本府同知熊桴坐鎮本縣發兵圍剿斬首數十級餘俱夜遁

三十八年四月倭賊千餘由水竇港登岸盤據三沙兵備熊桴駐營孫昂港提兵劉駐營三沙督視軍門通顯政唐順之調度其間設法戰禦官兵死者不可勝數困

守三月賊勢窮蹙七月十七日乘風遁去

四十四年倭寇據縣後沙總兵郭成督戰擒獲獻俘百餘戮于本州大教

本縣天賜場原有贍鹽田蕩九百二十四頃二十畝零煎鹽上納課正銀六百十五兩八錢後鹽場冊海灶戶逃移致虧國課嘉靖三十六年鹽法御史鄔公懋卿議將田蕩不苛料銀以充正額後因奸民充灶告冊抵補悉由場官冊在荒熟真偽莫辨得失不均冊田一頃告抵沙塗二十八頃有零且又摘占膏腴年漸得利灶課日加增出脩荒羨餘名色銀六百八十三兩遂致民產

虧折百姓紛爭詞連禍結動經數年灶規靡定萬曆九年縣令何懋官洞知其弊以為人非真灶地非鹽場况革場裁官已久安用奸民冒灶為於是移文上官舉其弊而傾之加課銀八百七十四兩以足二千兩其弊產均撥槩縣里排散灶田則民與灶同受償國課亦民與灶共輸上不虧課下不病民鹽院馬公象賢可其議至萬曆二十八年奸民欲復前弊興訟告奪縣令李官欲議以法以左遷去不果今令張公世臣留心民瘼欲民灶兩利議將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新漲水塗一半給與灶戶以償昔年賠課之費後不為例委曲調停俾民

不失業灶不啟釁比因鹽院周公執醜政批駁復于二千一百七十三兩正銀外議加課銀五百兩各院詳允已而其課灶戶謀欲備辦以醞爭端張令嚴拒移文撫按仍入會計不許灶家另立門戶辦納以杜得隴望蜀之計蓋向公翻撥于二十年之前而積弊一掃今張公調停于二十年之後而兩造悉平矣

崇明諸沙漲自揚子江淡水俱可田惟東北吳家沙亭沙鹹水凝結不可禾黍有貧民百家原非灶丁奉粟于隨海灘塗煎鹽供食歲納銀二十九兩縣解鹽運司謂之灰場

鹽出南沙北則第五條港一帶鹽白色亭沙北洋縣後沙東北灘色皆白惟北蒲沙色黑味最鹹比上三沙少異

君國和病書

卷二十一

